

萬曆武功錄

貴州

安國亨列傳

安氏以四十八部數。獮羅最大。殊弗爲郡蠹也。獨安氏號慄悍。嘉靖庚申。會國家有大土木。亨以貲爲舍人。賜冠帶。行宣慰使事。先是亨年少。叔父萬銓借襲。頗得民心。至壬戌。銓始老于臥。這也。而以政屬亨。亨到官。管事中間五年耳。卽與母祿氏提兵往烏蒙。擊東川。烏蒙守福榮者。謂亨母爲姑也。先是亨往烏蒙。乞兵。榮不從。心竊惡之。於是以部屬女實佐室。榮弟曰烏慮。由此聚東川烏撒兵。往擊榮。破之。榮奔宜

賓一莊皇帝幸從都御史杜極請褫奪亨冠帶。令諭母散兵。方准奏復。亡何。亨怨榮益深。乃令烏慮訟榮冒襲。於是部使者以同知高曰化守備王一桂施武臣。至木乃關。逮諸土舍。東川則祿信。烏撒則安國正。與烏慮對簿。慮所訟皆文。致其罪不實。由此慮竟居水西。與其悍僕路珠姪婦人殺珠。珠弟阿落亦殺慮。慮乃死矣。亨復留其婦實佐。及其義男祿承爵。復訟榮殺慮。頃亨實殺其叔信。於是銓妻祿氏疏窮。及土同知安國孝。以其狀請。大略謂亨殺四峒千餘人。欲以水西改屬貴陽。都御史趙錦。王諍。於是後先請弓

矢。莊皇帝可之。已遣給諫大夫詔獄。而會都御史阮文中以五章治之矣。亨免官。以子安民嗣。近還。其後萬曆五年。又以的都朶偷他與智訟。亨竟以的都及毛家寨二十四莊與智也。上詔曰。令二酋感恩。

悔禍。各保境土。語在它傳。國亨雖免乎。頗聞居常常戴。上不殺之威。專欲立功。以湔雪疇昔之役。當是時。賣羔堡有阿占。界首有阿散。阿崖諸盜偷。阻山公行。桴鼓晝鳴。有司莫能會。亨皆一切以檻車膠致威。清平壩之間。盜賊解散。居仁何。水西酋長者普。又犯十二營。鹵獲我土婦隴氏。而會備兵者吏。余一龍以。

爲非亨莫可者。乃以羽檄示亨。亨竟逮捕以獻。由此民心益思亨矣。前是水西有阿列之酋。谷里有阿古之酋。白歸之酋。白縱之酋。阿扯之酋。威清有阿捕之酋。谷香有沙遮之酋。阿白之酋。陸廣有阿列之酋。阿庫之酋。普也妻之酋。金鷄有阿遂之酋。得充諸驛驛騎馬。以何大將軍安大朝提兵至大方。諸驛騎皆鼠竄。自是以來。道路不通。何暇治厨傳而奉諸使過客乎。亨乃亟爲舉廢驛騎。由此稍稍復辦。亨益令夷酋開墾。勸以農桑。察下貧者。亨必賦牛具種子。于是流夷自占而還者。至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于時四十八

部酋長十二宗親。一百二十麻栗。永則阿體等。皆匍  
匐告于都御史王緝。御史馬呈圖。以爲邑新被殘破。  
而長官安民者。年少爪牙。皆因緣簿。以爲姦。又盜賊  
蘇起。人人自危。願爲我畫便計。復國亨冠帶。令得行  
宣慰事如初。都御史乃以其事下叅政使史。櫟文學  
使凌瑄。都護使楊桂。議以爲亨母始往烏蒙。上父  
母冢道東川。卒往來。無它變也。至犯霜益事。亦旣案  
驗甚明。而況龍場十六驛。及豐濟畢節秋糧。乃以屬  
一舍人。誰從哉。于是比烏蒙土舍祿榮故事。請就本  
司得襲宣慰使。往時備大方者使。今皆議罷。聽臥這

調度。上始復亨冠帶。是歲萬曆庚辰也。其後乙酉，亨復上書請撤馬鞍山兵。都御史舒應龍劾奏，以爲亨獨奈何不疆場地乎？徒欲盜負礦砂，曾不思其下實川貴孔道，而兼以茂林爲盜賊淵藪。事在御史毛在疏。吏議以罰木請贖。上幸念征苗功，曰：吾今且寬之。毋逮亨也。亨竟以是時上書獻木四十株。先是播州宣慰使楊應龍比彭世麟、楊烈故事，獻大木六十。上賜大紅飛魚衣一襲，彩段二表裏。至是，賜亨猶楊酋也。亡何，亨以爲運至涪州而爲豪舉，何貴所略乎？於是都御史應龍案亨飾詞誑奏，虛冒殊恩。

上下令奪其賞賜而亨廼謂都御史令貴攘奪于先而令以總運復阻絕于後也非是其後給諫大夫常居敬上書請以亨下御史逮問案都御史疏是時方慮黃水漂溢乃使使者劉繡章在兩淮送奏運使也亨所言不實至冒稱宣慰使尤不敬於是翁披西堡事又見告矣雖然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亨亦危矣哉

讚曰

以余所聞貴氣諸驛騎馬皆充自土夷此誠得古者顧役意而民復以爲不便者何哉使者結駟連騎炫燿于道而民猶不以時繇役也戒之哉戒之哉余獨



嘉亨能辦龍場諸驛騎乎。至從走卒行微道上。令盜賊不敢入吾界。此又不可不謂優于才者矣。亨奉法循理。亦可爲治。何必殘忍哉。

## 安智列傳

安智者。萬銓子也。先是大父萬鎰爲水西宣慰使。而  
以一日罹霜露死。而會子仁。幼。夷民願借萬銓視事。  
頃仁春秋長。當嗣銓去官久之。仁又罹霜露死。而會  
子國亨亦幼。夷民復願借萬銓。而以智視織金阿魏  
事矣。頃國亨春秋長。當嗣銓又去官。去臥這終。銓世  
數年淹乎。亨始以嘉靖壬戌到官管事。乃與吳瓊吳  
阿妻若姊通計殺安信。信死。兄智乃亂。語在效忠傳。  
是後夷酋阿三藍四老三李小節及阿第阿約亦阻  
虎場皆并稱兵矣。而永嘉人王諍爲都御史。德化人

蔡廷臣爲御史乃請大將軍安大朝提兵往正其罪。行至陸廣河而以都護梁天麒直擣大方則國亨及母福氏亦先屯朶泥橋矣乃以其弟阿弟至水西驛。鏖戰我師疾鬪殺夷酋以朶楊生阿烏等數十人。阿弟復戰疾力殺我師我師竟敗北走當是時水西谷里威清奢香陸廣金鷄諸驛驛騎馬皆畏兵遁逃而歸智郵傳空無人語在給諫溫純疏是歲隆慶四年也。都御史阮文中御史鄭國仕議議以叅將何自然宜慰宋一清卽馳告亨約法五章主謀者獻殺信及將卒抵罪將軍令智及疏窮皆食故土乃亨免官而

以子嗣而汝如令得貲廼矣。亨對曰幸甚。願就吏。是時亨亦引兵至西溪。躲泥狗屎崖。青峒林。止營。而先以阿弟及王實。吳璫。吳彩。務卒。惡卒。何高。王時邦。阿古。皆復輿來獻已。復出王承誥。王承爵。吳珂。王之相。赫茂材。姚廷七。曰盡於是。唯將軍輕重布之。於是以六千金贖務卒。惡卒等罪。以三萬五千金贖殺信。及將卒罪。然水西之戰。實戰時急。兵卒由浮橋。自相奔騰。赴水死。亨自以爲無與也。自是之後。智居阿隗。織金。疏窮居臥這。而智子國貞行夷目事。亨子安民。行宣慰事。並居大方。頃令臥這大方。各建守備一人。敢

奸旗鼓者斬。書奏。莊皇帝皆可之。亾何亨所部阿撒沙拱阿朋阿豆殺智卒四人傷一十六人而智亦引蘭州永寧兵擊亨納白寨。竟弗得往。織金也。而携其母疏窮闕匿沙窩。必欲得亨所部的都朵徐往矣。是歲上元年也。都御史則龍溪人蔡文。御史則遵化人楊允中。乃下都護使高金宸麻哈守。周希賢詣木空河。累日情不得。兩酋皆未納而去。其明年秋亨所部阿沮阿架又縱火燒卧遮公署。於是都御史羅瑤御史孫濟遠聞智欲以卧這所部架那阿冬革以朵織金所部花隴羅革普沙窩易亨的都朵徐也。乃

下同知高任重。司理常正和治。請獻亨不可去。已又下郡守李濮。亨又不可去。當是時。智實吳鶴駕主之。亨亦軻阿箇主之。而況智所部。龍坑。岩頭。白岩。米平。花柳。鴨旦。諸寨。方招羅秀斌。唐老謝。改童之屬。以爲羽翼。而擢兵又在黃麻。党五阿沙。壩翁。江河之間乎。智所持爲無恐者。類如此。於是布政使羅元禎。按察使林烜章。李與善。分守使林舜道。劉世賞。兵巡使楊啓元。王恩民。文學使凌琯。大會廷中。雜問。先治吳鶴。軻阿箇。猶問吳瓊也。亨始獻昀都。及所私毛家之寨。可瓦之寨。大南之寨。王莊之寨。張三壩之寨。豆紅崖。

之寨。沙鍋之寨。增福之寨。阿韋之寨。阿郎之寨。黑寨  
之寨。蔡官之寨。趙家之寨。潘穆之寨。乾河之寨。梨兒  
之寨。高坡之寨。陂花之寨。陶家之寨。凉水之寨。北王  
之寨。左王之寨。右王之寨。鮮隴之寨。皆請以屬智。終  
智世而後我還也。是時都御史何起鳴。御史秦時吉。  
具如吏議。它一切亨所訟智狀。皆以無驗。置不問。乃  
常亨等罪。許入穀贖。於是亨一千石。智三百石。阿阻  
以下皆輕重有差。上乃詔二酋感恩悔禍。各保境  
土。二酋皆北鄉叩頭戴。天子明德而去。是歲萬曆  
丁丑也。始智與亨發難時。實皆我漢人。抵于夷。幸

二酋有變而得因以爲利于智則吳鶴駕阿廢安順等干亨則吳瓊吳阿軻阿箇等往往借交豪貴圖繪象貌甚至潛伏長安上書建章託名賄賂私充囊橐離折人骨肉以問矣語在御史毛在疏余獨恨事既定軻阿箇猶不欲撤兵而谷王八寨聚黨至五百人聲爲吾不伏智乃欲從以這阿遂乎嗟哉此反側子幾阻我二十四寨事也

讚曰

以余而觀水西事智不借永寧烏撒路墨以爲援烏足以當亨哉而吏議謂亨所具造皆屬無驗倘亦有



微意乎。禮有之。兄弟之仇。不反兵。智卽以力小而求  
援于永寧。無不可也。而乃以土地之故。然則智豈不  
鄙乎哉。甚矣。其不講于吾禮也。

奢效忠列傳

奢效忠者永寧土吏也。與水西安國亨世通婚媾而效忠親安萬銓子壻。安智安信爲內昆弟矣。亨起而視事也。常與吳瓊吳珂妻若姊通。絕幸愛之。令百姓謁瓊等皆跪起叩頭如謁亨。瓊等由此益慄悍。動欲以睚眦殺人於骨肉兄弟之間。何問它乎。隆慶中安信常有罪於亨。亨當信得輸馬贖。而會珂有騎馬善。又色白。信以爲可中亨驪。乃以賈易之獻亨。亨知其爲珂馬也。復以給珂。由此信益怨怒珂。常仗劍欲斬之。已召姊夫卜麻必覺。語曰。吾必欲殺兩人於公何

如卜麻唯唯而會夷目阿三所覺卽以聞于阿五阿  
戶矣亨恐信先發禍必及身乃與吳瓊吳彩王實議  
議召信信至詳爲後園方馳逐野兇偕信入觀信旣  
入卽使使者執而僇之於是先以其事就吏曰信實  
謀亨乃爲亨所使阿戶所僇也而信有兄曰智卽馳  
以告效忠效忠于是提兵至大方擊亨縱火燒邑居  
及誥命多所殺略而去而亨亦提兵往蘭州擊效  
忠焚其邑居及誥命祖禰亦如之是後復還兵擊  
鎮西兩家殺略大相當當是時兩家並在會城而亨  
所部勒普革普豆得劄果底威索務驢白非皆去亨

並亾抵於忠。而忠所部阿租罵雍沙那者。抵者。墮者。頗褒遮。班鳩阿宗。又皆去忠。並亾抵於亨。兩家部落各去。又相當。而獨亨與智獄事幸。以都御史阮文忠請。遂寢。亨得稍稍自簡免也。於是效忠悽然傷懷者久之。以爲阿舅信旣無辜死。當不令亨獨得生。竟晏然享邑入之奉乎。於是以吳鶴駕謀。上書文致亨罪。下所司對狀于蜀。則屬江安令單汝光。合江令譚位。于貴陽。則屬指揮何世顯。李官。兩家皆不欲就獄吏對簿。曩者忠所請實抵。調置辭。亨於是以爲效忠非人也。自是之後。嫌隙益開。效忠乃又提兵擊亨。隴華。

阿保壁塔黃土坎石灰壑等寨。又擊阿磔阿鋪而亨。亦提兵擊忠鷄廠。搆皮水曄。宋打鼓等寨。已又擊渭河沙溪。兩家輒殺輒相當。皆不能克。效忠以爲吾所爲孰與女儼然自稱侯王。偕播州楊應龍遂行劫略。事平。亨曰。與應龍相仇殺者實女。女廼以誣我。誰信哉。於是並就吏。而會鎮雄土舍隴清。身至畢節。請爲兩家解難。而事已詣曹矣。是歲萬曆丁丑也。巴陵人羅瑤爲都御史。蒲州人何汝成爲御史。在蜀。內江人何起鳴爲都御史。南鄭人秦時吉爲御史。在貴筑。而以其事屬兵巡使李江。王恩民。兵備使羅向辰。大會

層臺雜問皆以爲兩造實無驗。至所鹵獲金寶諸什物。兩家亦既相當。何乃喋喋而佔佔。繁固何當乎。於是當效忠國亨。罪不至死。顧是時。天王聖明。諸公卿筭無遺筭。公等何不自喜。而爲此不軌。以扞此文。罔爲也。乃比故事。得以牛百頭請贖。贖凡一百五十金。它所執獲阿租罵。及勒普等。皆還寨。先是叙州判朱亮。貴陽判高珍。方在層臺治。請獻。乃召亨母祿氏。及效忠男奢崇禮。禮由此請謁母。母好謂禮曰。甥奈何以干戈累吾兒子曹也。于是忠以七十金給亨。請治渭河諸公署。而亨乃以牲醴祭告于忠先大王父。式勛錄

靈也。君子曰：而翁卽吾翁，神其吐乎。

讚曰

東粵不常相攻乎。武帝使謁者臣汲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以余而觀嘉靖初隴壽隴政事。水西則佐壽。烏撒則佐政。政烏撒女。冲叔所出。壽水西女。冲中所出也。且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何乃罪奢酋哉。今第以一獄吏治之，足矣。汲黯如有味乎爲水西言也。

王之佐列傳

王之佐者。商州人也。又名守斌。少失父孤。家貧落魄。稍長。劑以醫卜爲務。欲糊口四方。佐爲人靈明。好鼓琴。諸藝無所不通。尤精兵法。常慨然有大志。里中諸少年。常侮之曰。若爲醫卜。得無饑寒足矣。佐笑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嘉靖末。自以曉習太素肌爲名。行遊巴蜀。會白蓮教反。佐欲入其黨。事覺。遁逃入關中。已走鄖陽。登武當。以爲此可以號召諸土兵矣。先是佐有金神劔光符。欲以管惑諸土吏。顧未路耳。而會武當道人曾光。道士衛天瑞。及太湖人鄭士韜。靖



江人雷得鳴。劉洪。南昌人。張一德。高安人。傳珠一。武  
崗人。歐陽蒙。靖州人。劉宗文。皆相聚。夙有異志。及見  
佐喜。佐見韜等。亦喜。曰。悔相知晚。于是出二符示韜  
等。所載皆讖語。語大要言土吏得天下。怪不載。韜等  
卽坐佐東鄉。執弟子禮。師事之。號曰三臺真人。而佐  
亦號韜曰雲峯。它皆易名姓。有號。乃作起運天書。屬  
剗廟王三。相與別去。而是時曾光名最著。曾光別號  
陽谷。莆田人也。聲音又似江西人。身長瘦。面赤。微鬚。  
三丫骨。額上有一大黑子。歲時冠唐巾。穿藍袍。繫黃  
絲常手執豹皮。以自雄也。於是屬斌往常德。詣往靖。

州靖州賈邦奇石自高方爲諸生。夙有異志。韜行間。遇奇乃微告以故。奇喜。偕往高所議。議頗堅。是日即立奇爲從約長。號曰三才真人。高爲副約長。號曰名世真人。韜乃以黃蠟造璽曰太乾太極皇帝之寶。付奇。前是丁丑彗星出。韜等常大喜曰。此天贊余也。乃躬往水西而令邦奇自高往永順保靖。奇乃以天書圖像屬楊時貢往也。事覺。時貢爲湖北使。使者所逮。使者迹至奇家。果得太乾起運書。如貢言矣。奇就獄。於是韜欲往泗城。佐亦欲往車里猛密。先是蔡天爵。陳納與韜習祈禱。都清彭副使使使者執天爵等來。

獻已於都勻土舍楊治安所。生得輶而佐竟奔。亡黔中矣。亡何都御史何起鳴使都護張奇峯兵張文部索至黔中。行間遇佐逮之。篋輿膠致貴陽。與邦奇之佐並棄市。乃繪曾光面貌大索天下。是歲戊寅也。明年冬靖州生得劉宗文。王三武岡生得歐陽蒙。湖北生得楊仲魁。卽曾光。於是楚臺御史王之垣。御史郭思極請於上。亦以檻車傳貴陽就吏。後臺御史王緝大會楚臺。輕重當宗文等罪以請。宗文故諸生。陽蒙故太學生也。事下御史大夫陳玠。而當宗文爲民。楊仲魁陳大勲等適邊。陽蒙竟以爲求醫藥得贖。初

韜等與邦奇約曰。吾以一日起水西而下鎮遠。子以  
一日起永順保靖而出荆襄。大會于秣陵登極。然後  
以一使守徐州之險。一使據臨清之倉。我聞韜行至  
貴陽。見兵衛甚設。輒自焚毀妖書去也。諸臣皆叩頭  
誦。陛下神武如是夫。

讚曰

王制曰。執左道以亂衆。殺此輩。乃自古有之矣。王之  
佐起閭閻。奮荆棘。徧袒一呼。而從者至數人。欲有亂  
多見其不知量也。俗傳曾光術至高。豈誠善幻乎。不  
然。郭御史疏。卽稱仲魁卽曾光矣。而御史大夫又言

招稱大勲卽曾光何也當是時江以西大盜楊青山  
久著名而楚所捕楊廷俊乃亦號青山異哉

苗坪天漂諸苗列傳

苗坪天漂其先皆黑苗之種居于湖貴川廣邊與者亞鼎足恃山林以爲險然二寨入漢必道者亞過泥蠻付郎江口而行也自古弗役屬漢其俗男子蓬頭赤足短衣長禪帶銀圈以飾耳謁貴介必執銀鐲其女子則服花衣花裙面貌皆醜陋獨多力慆悍性率性而行我漢人往往以抵于其中佐之以亂小不忍輒行攻擊稍喜則吹簫笙唱蠻歌大自踰快也戊寅冬天漂人阿蓋等三十餘人詣長官金篆所願輸賦役比編戶氓請刻木爲信於是都御史何起鳴下兵

巡使蘇愚問狀。而屬指揮郭懷恩及篆往。行至者亞寨。會苗酋阿斗等聚黨數百人。阻絕往來者。令勿通。而鄉導趙成高乃由丹彰間道得馳往天漂矣。亡何苗坪人黨銀等十餘人亦詣篆所。猶天漂所稱說也。皆以者亞閉關謝絕吾等。吾等思欲見漢官儀。顧未有路耳。奈何。當是時王緝爲都御史乃使使者薄責阿斗急。以爲阿斗故我編氓何至道路不通。徒自奸我旗鼓爲乎。阿斗引其衆二百人。戴叩頭服。實有之以爲斗等故。平定吳永熙所部。下養善牌都保王華尚留誘執我。我遂去平定而歸。兩人今提兵殺。

略我。我是以閉關不通。願自今復允熙所矣。使者還報。於是下吏吳譽聞萬銃王一麟及劉招桂議。議以者亞屬都勻。或旁近斃袍。乃請于都御史及御史馬呈圖。皆以爲不可。允熙孱弱。又無事權。今往詐也。此必有主謀于其間者。復下吏案驗。得吳允熙實獨山土吏蒙天眷戚也。阿斗志在借諸蒙兵以報華留。此漢人天金貴及張受教我。我妄也。乃逮捕天金貴及張受。復輿傳致都勻。由此者亞一十五寨至四千人。猶屬養善牌如初。于是開山通道。令苗坪天漂得送奉貢賦到塞。殷殷不絕也。歲輸賦凡二十有四兩五



錢始使者在撒毛時。天漂具言吾五十七寨。不下一千五百五十八戶。男婦八千六百六十人。以歲時之所入輸米一十二石四斗。貢馬二騎。苗坪亦具言吾九十九寨。不下二千五百五十三戶。男婦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九人。以歲時之所入輸米二十四石五斗。貢馬四騎。歲輸輸平越倉。貢酋長請符驗于布政使。以往如故。使者許諾。請更以漢冠儀及華名。各其牌曰歸化。令載都勻府版籍。當是時。寨中凡生齒以上。盡皆跪起堵下。拜送使者。至平定司。夾驄從行。前吹簫笙。唱蠻歌。響呼而馳。行洋洋也。大司馬方逢時以

其書奏。上嘉遠人歸附。所司撫綏有功。賜何起鳴王緝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蘇愚等十五兩。萬銳及金篆十兩。王一麟五兩。是歲萬曆庚辰也。於是苗坪立都保一人。通事二人。頭目十人。寨長九十九人。天漂立都保一人。通事一人。頭目五人。寨長五十七人。而以指揮一人。軍二十人。常從把總巡徼塞上。曰。將軍令。毋匿亡命。毋動小忿。敢不如令者斬。

讚曰

書稱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來格。今天子御極。豈不七載乎。苗坪天漂接踵而至。殆與二苗何異。而

說者謂兩塞山多田瘠。且馬非其土。性不習寒。何哉。  
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胡爲交于唐虞之廷也。

毛吳墜長牛阿田諸苗列傳

毛吳墜者永寧苗寨也。長牛阿田者普安苗寨也。其下多深箐嵐瘴得恃盤江以爲險。隆慶初長牛阿田諸寨出劫白鄧魯打罩廣三屯。我指揮使陶鼎持斧逐捕之中流矢死于野。殺我佐史周寰居久之。毛吳墜酋長光賽光見光印。光論等攻剽羅召華張斌匡廷鑾殺羅顯奇等五人。略畜產金錢亾筭。斌與廷鑾等皆戍安南。議欲請于 陛下。幸命大將軍梟斬光見永寧市。然後吾等愉快哉。於是阿迷寨方仲八等。卽爲斌治一介行李。大率一百有六金。斌旣治裝行。

有日。乃以奏屬劉世元。把其陰重罪。而使斌於是上變矣。是歲萬曆己卯也。前是都御史王緝。御史馬呈圖。下分守使林澄源。兵備使余一龍治。於是屬普安守蘇兆印。帥土舍龍池。往長牛等寨。永寧守趙文禎。帥土舍羅承宗。往毛口等寨。光見等聞兩太守至。皆負弩矢出郭迎。叩頭願將軍。幸哀憐吾等小人死。請輸貢賦。比編戶氓。毋反。始斌上變時。以光見所居在五龍止京箭林間。宮室輿服。皆擬王者。出入張黃蓋。樹幡幟。擊鼓號爲雲陽王。體貌甚魁偉。耳垂肩。手過膝。巍然一丈夫乎。由今觀之。乃苗酋居山鄣間。推

埋爲姦。此不過鼠竊盜偷。何足置齒牙間哉。斌等妄  
愚無知。以爲書不上。吾何辭于方仲八金。乃誣光見  
以不軌。因迹挂普寧兩太守受謝。斌無道至此乎。乃  
以斌調永寧。以廷鑾調烏撒。明年。咨旣至。大司馬方  
逢時。給諫光懋。吾皆以爲都御史議是也。

讚曰

婁敬脫輓輅爲漢高帝定西都事。然亦隴西戍卒耳。  
張斌幸得見。上假令能爲天下畫大計。則衣帛。衣  
帛見。衣褐。衣褐見。何論戍士哉。乃所奏若此。於張斌。  
徒妄庸人耳。悲夫。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余終

不願以戍士得上書誣兩太守也。

也香狗場者亞答于鷄賈甲多列傳

也香狗場者。貴陽苗寨也。與者亞通婚媾。酋長老頂宋。本我編戶。祇歲比逋負。往往恃高山以爲險。漢使至。輒走高山。鼓噪。甚至出罵詈語。使者還報。有司莫能禽。於是號召亡命。及諸叛逆。有死罪囚。并皆亡抵于頂宋。亡慮百數。頂宋乃僞立官號。以自雄。出入建旌旗。樹幡幟。白晝大都之中。劫人而奪之金帛。曰。若烏奈我何。是歲萬曆癸未也。於是兵巡使馮時可。詹貞占。鄭秉厚。皆聞于都御史劉庠。御史傅順孫。請以羽徵徵。宜慰安國章。宋德懋兵。及紅兵。並往正其罪。



是時叅政使則周舜岳按察使則彭富而以屬貴陽守周一經及萬銑霍蓋臣時乃糗糧得給食不乏於是徧將劉招桂楊雲程等生得老頂宋凡九十人斬首凡六十一級事聞上賜劉庫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安國亨金十五兩劉招桂宋德懋金十兩白雲鳳等金五兩卽令梟斬老頂宋九十人以徇寨上曰敢有亂者有如此刑

者亞都勻苗寨也先是苗坪天漂送奉貢賦到寨上獻見我邊吏請往者亞酋長阿斗等閉關令監門勿與通於是都御史御史使使者薄責之始通道語在

苗坪傳阿斗始故平定土吏吳永熙所部也永熙弱乃爲都保王華尚留所誘去已華與留好殺僂又復欲歸永熙我邊吏弗從不去也故事者亞一十五寨不下四千入歲輸賦二十有四兩五錢是時阿斗阿韶樂三等歲比不入自恃與狗場眼閑瓮城又答于通婚媾得藉爲聲援廼厚集逋逃聚黨數千人奪居士司銀鎗漢吏專以殺略爲務所過卽道左墳墓斗等必剖棺而鞭之何問它乎於是都御史舒應龍御史毛在令緣邊卒及土吏楊治安蒙天眷安國貞安文所卒疾鬪斬首捕虜一百九十八級俘獲阿韶阿

斗等五十五人。我兵張先阿凍等死之。是歲萬曆乙酉也。上以大司馬張學顏議論功行賞。以舒應龍功最盛。賜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劉庠張澡次之。賜金十五兩。一表裏。張奇峰洪邦光又次之。賜金十兩。彭富蘇九野又次之。賜金八兩。梁枏又次之。賜金五兩。是歲也。罷樂平吏目。加麻哈州州判一人。令居樂平司。而以養鵞者亞羊場落邦江邊餘堯河樂戶西諸苗皆屬焉。

答于鷄賈甲多者。皆都勻苗寨也。先是嘉靖初。岩梅苗犯塞。備兵使張庠擊破之。其後復叛。殺我土吏王

宜而會備兵使劉行素及都護楊一芳提兵征正其罪。答干于是願比編氓輸賦得緩須臾母死而。上已卽位二年矣其後答干寨阿其起而者亞江外諸苗從之。四年犯都勻倉奪其印。我委吏贖凡四百金。七年犯都勻衛獄執阿蓋阿引獄吏贖凡二百金。九年犯瓮把蠟乍瓮貢膝溪諸寨殺常委等九人。虜男婦六人。牛二十八頭。十一年犯樂平司。十二年黨者亞諸苗犯塞。語在者亞傳。十四年土舍吳楠王國聘見爲阿其鴛鴦阻山公行。恐一日禍且及已。願以答干鷄賈甲多都定崖埋請屬蒙詔。由此緣邊立宣威。

營設把總一人。而以蒙詔佐之。答千一十三寨。歲輸賦三十九石。中間答千輸十石。著爲令。于時阿其引者亞殘苗圍營。並鼓噪曰。阿地誰令而營居中乎。阿其爲人內深次骨。與者亞引繩批根。相爲低昂者。亞未靖。則陰叛。以黨苗之奸者。亞旣靖。則陽款。以緩我之師。反覆不可測。居常常以龍鳳繪什物。色尚黃。出入張華蓋。鼓吹震邑中。蒙詔常使使者。阿邦老亂問秋稅事。阿其度使者至。先以血霧門令勿通。已乃與鷄買甲多。阿賣。阿遮。阿由。阿鳥。斗留。阿略。鐵仰枯。高閑。胖同。亞仔。阿場。阿里。豹央者。真羅傷。唐靠。諸苗擊

牛酒爲誓。誓欲犯邊而去。是時莫惟全、阿中及普元、阿秦方轉糗糧行間。遇其等。其等殺而奪之。蒙詔跡且至張奔寨。而張烏先以牛五頭給所殺者妻。治櫓車費。已。諸苗鳴金鼓出寨。逐我兵。我兵莫敢誰何去。先是阿虐、阿達、羅友、阿益等皆爲其等殺于道左。奪所牽馬牛。至是道路不通。桴鼓晝鳴。其等遂劫我歸化哨也。頃亭長巡徼至答干。問狀。而會阿其先陳陳兵河上。瞑目張膽。廖亭長甚至出罵詈語。亭長無可奈何。亦去。其等竟引兵至指揮楊威百戶華聰莊。殺略老勒老金等八人而去。是歲萬曆十六年也。獨山

土吏蒙天眷。請于都御史蕭彥。御史趙士登。願自治糗糧。滅此苗而後朝食。我不煩緣邊半馬匹策也。于是天眷提兵二千。由獅子口入。蒙繼才及天叙。天寵。提兵二千人。由板竹寨入。蒙天祚。天祿。天俸。提兵一千人。由擺茶寨入。孟稱堯提兵一千人。由甲島入。蒙詔提兵一千人。由崖埋入。王華提兵數百人。由穀堆入。乃使孫道兒。陸金禮。先至答干。詳言漢欲黜蒙詔。今以宣威營地。還阿其。因立阿其爲酋長。令阿其往阿其。於是馳樂邦牛場。訶往來者言。言與道兒無異。卽與阿賣。阿遮等前。而我孟稱堯及蒙詔兵。則先捕

伏北賀路矣。其等行未至五里河。河上兵四面起。百子鳥嘴銃。銃砲如雨。其等欲馳還。我兵疾力斬阿其。阿賣胖同。阿遮。阿鳥。鐵仰枯。斗留。阿略。閑鉛。顧閑等。首十六級。頃之。我師引兵直擣阿其巢。疾關。斬首二十四級。捕獲二人。它皆奉頭鼠竄往大河。赴河死者甚多。奪獲龍鳳旗志諸什物亡筭。我兵獨羅秀。王宗。死于陳。是日也。天大風雨。飛塵蔽人面。晝晦。我兵皆止壁答干。期旦日。日出。艤舟而度。問鷄賈甲多乎。而會阿由者。真先歛塞歸降。於是盡以屬蒙詔。得罷兵。是時鷄賈寨。黎仲文所部。甲多寨。羅仲儀所部。至是。



與塘蛙當井。斗坡甲樹蠟白。礮馬及答干。崖埋一切。唯蒙詔所調度矣。事聞。賜都御史蕭彥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叅議使楊寅秋。副使蔡應科。金十兩。都勻守姜奇方。金五兩。哈麻判段守成等。金三兩。初。蒙天眷征答干時。恐辭染鷄場。阿羅。張奔。諸同寨。乃以文告往諭之。是時。瓮城鐵黨。及歸化諸寨。皆遁逃。聞天眷兵毋擾。皆自占而還。得安堵如故。君子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如猛火。蒙天眷。於是乎可謂有制之兵矣。

讚曰

余觀也。香狗場。答干者。亞皆都勾一帶諸苗也。連朋聚黨。羣輩爲姦。椎埋攻剽。烏鈔求飽。抑何不至也。然鷄公黑石之事。莫能芟蕘之。何哉。嘉靖初。大將軍劉瓚。張庠。始執楊桓而京觀之。嗟乎。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馭夷亦方此意。要其人。不要其土。可也。

銅仁龍木恰吳老夭諸苗列傳

龍木恰者。小橋營熟苗也。先是主計者。賜恰冠帶。視寨事。辛巳冬。自謂犬馬齒衰。乃以其寨事屬子倭。老而傳矣。頃叅議使秦舜翰給糗糧俸。弗及恰。恰奪之。遲令龍三兒轉它寨。俸廼質于翰。翰下守備使李應南。應南使使者李一陽。逮捕木恰。及龍黨蘇等。於是。一陽以檄見恰。恰令黨蘇等。鉗鐐漢使。已乃逐之曰。走此自我家事。如有復我者。則我請以烏雞諸寨。蹂踐漢邊疆也。是時舜翰先已有定畫。聞應南語。語木恰。大不敬。至欲遮殺漢使。於是令銅仁守林傑。司理。

沈森出糗糲與僧入市示吾無殺意也頃使裨將徐汝登陳天祐及酋長吳老猱詳爲給籌與恰曰吾以此爲阿翁息爭不亦可乎恰以爲然乃詣應南應南詰問恰恰怒髮上指冠乃拔起舞曰吾安能屈膝就有司對簿乎遂與黨蘇等鼓噪欲殺應南應南執視兵勇任祥任祥疾力執恰等十一人繫銅仁獄居四五日木恰及黨蘇瘦死獄中。亾何龍化龍羊山引川苗攻孟漢焚其邑居已圍繞壩帶哨曰漢無故殺我苗我苗來爲恰及蘇報仇耳於是都御史王緝與御史馬呈圖議議以都護蔡兆吉齎奉旗牌令就降赦

諸苗罪不死。諸苗由此解散。其後都御史案奏舜翰。李應南。徐汝登罪。于是舜翰罰俸三月。應南坐法免。汝登下御史問狀。從大司馬方逢時請也。

吳老天者。羅金寨生苗也。地接楚鎮。箬蠟耳。大山。諸苗盤牙幾千餘里。天乃與其男吳龍遠。及宗盟吳老柯。吳李保。吳老利。寨居中。先是淑浦人張把高。楊思清。尚天祥。盧溪人吳老虎。下里人楊武。楊再興。五寨人黃牯牛。水德人苟朝隆。苟朝祖。後先亾抵於天。甚至自鬻爲奴。天勢日益重。而崖口狗腦坡諸苗。又佐天等亂乎。是時陳策爲將軍。常持斧。逐捕盜賊。得苟

朝祖楊再興而逮之。請論如法。老天於是乎有怨心矣。而會阿酋下水。酋長龍老朋。龍老貫。田老師。聲欲攻天。天聞遁逃入箐中。老朋獨生得張把高妻向氏。及楊申兒。張景旺。尚午。時保。譚興榮五人。先是天負朋等金錢。久弗與。朋等竟鹵畧向氏去鬻之。是歲萬曆乙酉也。張把高乃具造于前御史毛在。以爲酋長吳順文。吳立使。吳二哥。吳老天等實糾苗爲之矣。事下叅議使張克家。兵巡使應存卓問狀。于是守備王一麟以文等坐巡徼不如令。令部索楊申兒五人得除罪。亡何文等獲譚興榮。尚午。時保。來獻而楊申兒

爲龍老求所買。張景旺爲龍角馬所買矣。文等度獄急不可已。乃送奉八金贖還也。是時老天自言願贖向氏去。會黑潭寨苗。吳小老天亦自言願爲老天大索向氏諸寨中去。久之向氏並不至。把高以爲將軍陳策受取苗銖兩之姦。乃欲質策。策惡把高言妄也。於是執吳小老天及劉天用。潘三。張通等。并皆馳羅金寨。呼老天。老天卽令吳老虎。楊再興等五十人。將天用及潘三。楊曉。張學通等。劒殺之。老天獨躬斬陳策已。再興復鞭策屍數十。以策爲將軍時。常榜掠我數十也。於是都御史舒應龍。御史趙士登。檄諸寨毋

匿天等敢不如令者斬居亡何諸苗龍割耳等後先捕獲吳老虎楊武吳祖保楊再興吳小老天並就獄先是吳老虎自鬻於吳老天吳祖保自鬻于吳龍保既爲奴矣嗟乎人奴之生女安得爲斬將塞旂事乎當是時吳老天黃牯牛荷朝隆尚亡入楚大山崖已入錦朶山我裨將陳天祐追亡逐北皆生得之便與來請死其後大司馬張佳胤請以吳老天等梟斬銅仁市

讚曰

銅仁十八寨其荅異苗裔耶何其興之繁也嘉靖中



龍許保。吳黑苗。尤甚。我將軍石邦憲。提兵擊破之。上  
功八十級。於是議建總督一人。然非所謂芟蕪蘊崇  
之。終復能殖。嗟乎。人言犁其庭。掃其間。郡縣而置之。  
雲徹席卷。後無餘災。豈不有味乎其言之也。

彭必信列傳

彭必信者。邛水人也。先是土舍楊光春。行長官事。必信與楊再朋。陸政文。窺春貪。乃佐春頭會其歛。百姓由此思爲亂。多亡抵于梁上巴野。六甫鬼計。諸苗寨阻寨公行。剽以標掠爲務。是時施秉令鍾伯節。議欲請免春。屬漢春所部莊。凡三十有六。寨凡七十有二。春聞。卽單騎馳莊寨。紿言漢兵且擊若等。請以五百金贖若等死。於是諸莊寨皆如約。春乃與必信等瓜分矣。於是都御史何起鳴。訶知其狀。下都清道。逮捕春繫獄。居亡幾何。春瘦死獄中。自此之後。請以漢經。

歷劉試到邛水管事。已立青頗茨瓦四哨。每四戶推擇壯兵一人。邛水四百戶。戶不下二百人。出爲兵。凡不爲兵者。佐糗糒三斗。亾慮一百八十石。魚鹽月人一斤。有八兩。皆廩食餘稅銀。四哨令土吏何文奎。楊應東。袁朝憲。王朝掌之。而又以精兵五十二人營居中。常從裨將徐軻巡徼諸哨。久之。必信廼與再朋等惡新法。以爲漢官管事。吾等無錢用。計莫若與十五洞洞長約。約爲吾等治裝。因請于 陛下。吾等能爲諸洞所矣。是時諸洞方患苦新法。皆以必信言爲是。於是洞送奉叁金。大率苗銀四十五兩。信旣至長安。

卽上書大略以爲已野六甫梁上鬼計諸寨酋長喬  
鰲苗女喬苗柴虎苗高良等數百人阻山公負樹旂  
志鳴金鼓燒燬七十餘寨殺男婦五百人而指揮使  
陶啓忠索土吏楊光春金錢弗與中光春以危法卒  
于獄事在危急唯 陛下幸哀憐書奏必信迺大悅

以爲吾等有辭于諸父老矣乃揚揚伏馬箠而歸也  
往謁郡守王一麟令縛之送獄乃召諸洞老議以爲  
必信所奏喬鰲事此在萬曆初孰與今日顧若等不  
利漢吏乃假此以爲口實計欲恢復土吏故耳不然  
若等所患苦誠以兵餉戶賦米三斗過甚府能爲若

等治之直易易耳。何徒自苦遠伏闕下而爲此無驗之辭乎。故事。本司歲給白米舖米。每洞月八斗。凡一百五十石。它於平溪驛剩餘。徵二十二兩。此皆可以足餉。毋勞苦諸洞。諸洞皆叩頭以爲便可施行。於是都御史王緝乃以信等坐法谷于大司馬方逢時。是歲萬曆九年也。始信等在長安時。洞老李樂正常致聲信等。慎之毋妄言。妄言恐隨坐。今果然矣。

讚曰

以漢官視土酋事。其在庚辛之間乎。是時天王聖明。人臣奉法遵職之不暇。信乃欲持吏長短。因緣簿

書以爲姦豈可得哉卒與禍會危光春幾自危矣嗚呼毋爲福始毋爲禍先吁可不戒哉

皮林苗吳國佐石纂太等列傳

吳國佐永從諸生也。幼負騎黠，長蹈不軌，居恒往來洪州、草坪等數十大寨，遂勃勃有雄心。見爲皮林與九股接壤，山川險阻，可因而成事。於是帥皮林諸苗反，始播發難時。皮林嘗助逆已，而播滅皮林，尤流毒黔蜀。遂攻永從縣，會新令李宗周未到官，破其城，燒衙舍，殺僇千餘人，釋獄囚而去。是歲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也。偏沅都御史江鐸廉知李指揮楷智勇，乃推擇楷備守道州。先是楷請以征播之旋師便道，一勦除之。臺臣殊高其識，頃之鐸乃以其狀疏奏。奏幸報

可。皮林諸苗聞而股栗可知矣。是時支可大填湖廣。郭子章填貴州。皆有威望。而御史朱興祖以爲撫臣提兵入楚。嫌于分功。不爲應援。嫌于坐視。議移兵鎮遠。語在奏疏。明年春正月。乃遣總戎陳遴止壁伍間衛。而會皮林諸苗屯聚潘老巢。及賴洞岑朝諸所道。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數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苗又鑿斷溝塹。使我師不得攀援而上。我師益疾力。期以二十八日登旂肅。於是總戎李遇文宣慰彭養正從羅寨入遊擊童獻策從孔團入都護沈弘猷從小枊入。指揮陳



九德遊擊陳策從水井堡入分道竝集旦日鼓行次落葉山而會潘老諸酋引衆萬餘盡爲牛首陣所接必觴我師大相掌距連戰數十合先是守備李楷嘗探虎穴深得其根株窟穴所在爲之窮其情形而又知苗酋獨畏我火器廼微以告諸偏裨諸偏裨銳砲竝發烟焰蔽天已又將釵石榴大輒拋擲諸酋多被傷墮墜未半坑谷盡靡碎餘悉逃遂走奔入箐林我師追亡斬首數十百級奪獲器械不可勝數遂直走潘老寨留賊盡奔逸我師亟奪其險據彼腹心自是而攻它寨如建瓴而下矣旦日始出兵搜山行次白

冲逕道逢千餘苗。鏖戰董獻策斬首五十級。沈弘猷  
斬首四十級。彭養正斬首二十級。總戎李遇文兵至  
合擊賴洞岑。朝二大寨破之。苗衆奔北如初。我師復  
以二月初二進攻盧長山。破之。梟斬首豪楊滿金以  
徇。生獲龍貴才。吳寅龍。檻車膠致軍門。初三日。都莫  
順洞諸寨據險以要我師。我師攻至六背山。廣袤數  
十里。皆石阪。馬不竝驅。車不方軌。遊擊董獻策守備  
白元潔冒險衝鋒。斬首豪華海良萬等首三十八級。  
奪獲器械甚多。是時獨患苦洪州苗。其下多深箐。中  
間僅通一路。濶五尺許。苗亦恐漢兵僉倖至。伐大樹

移巨石以阨其險。初四日進攻草垓。草垓近楊屯野  
洞。地容諸寨。且爲地龍塘必由之路。諸苗旁山多設  
陷阱。草地徧樹竹箴。以爲漢兵必不能至矣。頃之先  
鋒行至地容。果被箴傷足。都護沈燦守備朱桂中軍  
郭啓時引土兵數千。而以指揮王家棟王可久督之。  
逐步拔箴。約七十里許。直抵賊巢。賊望見我兵。皆懾  
魄反踵走。走上山巔。矢石交擲如注。把總熊應韶帥  
戲下士韓天龍冒矢石而上。梟斬酋豪一人。而把總  
向日明張廷崑兵亦至。身銳弩矢如雨。我師斬捕首  
虜九級。生獲婦女九口。牛二十四頭。初八日進攻時

洞兩山時洞者吳國佐所據也破之生獲酋豪萬田  
守備李楷明而習于計議攻老皇上而各賊先已屯  
聚岑鬼坡矣於是帥偏裨李遇文呂應陽陳九德由  
屯洞分道而進而以遊擊董獻策沈弘猷守信洞信  
洞別名甘坤曩所謂銅關鐵寨也李楷獨肯任其險  
且危者一軍皆驚乃以初十日仰攻信洞諸賊滾木  
礮石傷我兵千餘人於是止壁列陳而營斥候士百  
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旦日日出諸營銃砲齊鳴  
火烟燭大我帥猿攀而上諸賊應接不暇遂破其寨  
是時諸軍皆畏憚信洞不可破今破之易如反掌此

楷之力也。營中比之飛將軍。楷又引兵攻赤沙諸寨。惡苗皆屯聚于坤山。四壁懸崖。飛沙滾木。楷恐諸兵畏憚。令以木牌蔽體。而又懸數百金爲賞。我師一鼓而進。連破其圍。諸險寨旣下。旋可圖皮林矣。皮林自知兵在其頸。皆相率奔龍頭貫洞山。已又奔高茶山。各樹重柵。堅如泰山。四維時廣西總戎李如樟兵亦至。乃以二十日進攻。石矢俱下。難以前進。於是亟以火器拋擲。銳射兼施。諸苗被銳死者。亡慮數千百人。我師隨斬關破柵。諸賊殊死守。一柵將破。復樹一柵。支以大樹。屏以板木。堅守如初。旦日楷與陳九經引

精兵數百人猛攻南隅奪關。九經被石傷左面奮擊不衰諸軍乘勝從南關而入遂破其巢生獲酋豪吳國佐石纂大金董四吳海周良等斬首五百八十二級龍頭貫山悉平。是役也副使王應霖紀功叅議魏養蒙張天德監之而轉餉則屬之大方伯梁雲龍於是都御史江鐸以其狀聞賜總戎陳遴以下金幣有差始九股苗與皮林苗結連今皮林蕩平結離而請比編氓此固皇天子威武神靈所變化然諸將校僇力同心不可誣也

讚曰

以余而觀皮林諸苗。旣建文臣以撫之。又建武臣以禦之。然衛屬楚。而府屬黔。犬牙相制。豈不備哉。顧諸苗以槃瓠之種。夙稱梟獍。殺僇我將校。虔劉我人民。負山依險。倘非李守備先授地形。胡能建此鴻功乎。語曰。狡殺獸兔者。功狗也。發縱指示者。功人也。此可以喻飛將軍矣。余獨謂萬曆初伍開之變。擾我疆場者。非苗也。軍也。自是議者以黎平亦屬楚。然與否與。

雲南

鐵鎖箐羅思諸夷列傳

鐵鎖箐者，姚安夷寨也。其寨獠獯野夷居之，自古弗役。屬漢弘治中，稍稍屬土同知。則姚安高鳳，姚州高椿，然歲間以一人主之，亦無專屬。正德屬州高弼嘉靖又屬府高齊斗，斗坐法免，屬高鵠。鵠歿，斗子欽嗣欽死，子金宸嗣。然當欽世而後，鐵鎖始專屬姚安也。前是逆酋鳳繼祖謀不軌，欽乃與其弟鈞黨祖，因以鐵鎖箐屬高小三，掌之。小三，欽悍僕也。即使箐賊出犯，蒙化以爲祖應。其後祖旣就僇，它一切脅從皆勿。



治鐵鎖諸酋。由此益標桀。亂是時賓川有赤石崖之  
酋。螳螂之酋。古底之酋。烏龍壩之酋。雲南有大波那  
之酋。你甸之酋。和甸之酋。楚腸之酋。各左之酋。木茶  
喇之酋。大松坪之酋。羗浪之酋。金且之酋。俄打喇之  
酋。小茶喇之酋。大姚有刺摩之酋。歪寧之酋。摩只之  
酋。苴只之酋。摩朶喇之酋。小赤石之酋。阿你喇之酋。  
瓢苴之酋。此皆與鐵鎖地接壤。皆多獋人。猓獞無藉  
屬也。諸寨皆引繩批根以爲黨。毋異志。酋出略。則川  
賊引箐賊而爲其鄉導。我征討。則箐賊藏川賊而爲  
逋逃。主環鐵鎖村寨各七八十。幾千餘里。廣而薄。刀

嶺鶯過愁倒馬砍亂石坡諸所出沒亦三百里皆石  
徑縣巖深澗大箐險祇可馳一輕騎往漢使入其中  
往往逢巨竹叢林多迷惑失道終莫知所往而彼入  
我漢地可四面至地平獨北北勝州金沙江欲渡舟  
它東西南姚安洱海大羅諸酋皆得提干戈直揚揚  
躍馬而馳也羅思始故起自火頭火頭者漢言渠魁  
也先是百夫長羅勤快屯兵赤石崖常勃勃然色動  
動欲王曰吾欲王南中可乎於是仰視天而俯畫地  
度鐵鎖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卽欲馳往恐事大僉卒  
起言反則羅思羅革等此必以我爲狂妄沮吾大事

罷計。迺得巫人李仙子。善爲妖幻術。惑人。微使視箒中望氣。因謂羅思等曰。箒中有王者氣。此必有興者。當制南仲矣。羅思聞望氣者言。果大喜。以爲吾而王。誰當王者乎。而會勤快方與家僮治弓弩藥矢。亦以此時見遺思等。於是復大喜曰。吾得此人。事可就矣。是日羅思羅革等十人。卽自稱孟獲二十世後當世有南仲。乃立爲冲天鐵面十大王。拜楊桂三等爲相。子撒等爲大將軍。造符鑄印。陳兵出入。儼然若一王者云。於是以羽檄馳告大姚賓川等郡。令縣道傳次擊牛酒犒軍。是歲隆慶壬申冬也。備兵瀾滄者吏周

汝德乃不皇請旗牌。竟徵兵七千人。募兵三千人。往正其罪。無功。坐擅興師旅。貶秩一等。於是都御史鄒應龍新視事。卽使偏將軍楊州鶴偵諸羅酋狀。鶴旣至三姚。三姚多爲諸羅酋所殺略。皆免冠徒跣。訟諸酋罪。至公庭者數十百人。鶴具以實告。都御史悽然傷懷者久之。會臨江猗獫諸酋亦攻徵江城。殺郡守奪印。及千戶陳虞書奪其郡印而去。于時都御史與御史許大亨先已決筴欲正羅酋矣。乃詳謂所司。往召羅酋歸降。毋興師與師。我必先猗獫亦須冬盡春瘴消而後可圖也。都御史爲人多智。發姦摘伏如神。

尤習兵事。有奇策。神密。設欲征。則先示撫。已撫又征。今兩賊皆東西候伺我。不吾意。然後吾將軍一旦擐甲介馬到營。營中賊久已就縛。至戲下。請斧鉞。而所過界上亭長。尚不知大兵涉吾地矣。當是時。姚安守楊汝兄。以試事至。謁都御史。都御史問撫賞事。兄曰。羅酋頃頗靜息。前收捕導引者人。楊大才等。案之罪立具。諸酋由此解散。僕愚以爲兵可罷也。都御史嘿然。陽應曰。諾。心實不欲太守言。乃語裨將胡瀚曰。太守豈以爲誠可撫邪。前事太守新到官。經略夷事。掾史使已親信人質賊中。今率徒黨來請謁。因以爲聽。

撫皆索重賞去。此掾史與夷故等夷朋黨。皆殷勤甚備。一旦上官移檄欲持斧逐捕。輒先告語賊。賊遁逃。我所使使者。或瘦索急。夷官遂借捕亡命報仇。指示仇常劫某有姦臧。送獄。所司不知臧。皆出夷官手。頃鞫獄必以姦臧給所被劫者。此所被劫者實賊黨。特陽借證驗仇者罪。於是夷官復與賊分姦臧。反得利。揚揚甚媮快去乎。凡所請皆詐。太守幸中賊計。吾意欲使瀚爲間諜往。因察道路險隘。恐無因。乃令畫工繪二圖。皆勸善戒惡之狀。付瀚往。瀚卽單騎到姚。使高金宸召羅恩等。見於平川。思等傳欲瀚釋戎服。請

垂橐而見。瀚從而羅思羅華等八十餘人。竟披堅執銳。前言曰。如必公撫我。我終不令漢官得役屬我乎。瀚於是惡恩等。見漢使倨不敬。且好大言。度此屬終不能下人。下人詐也。乃復于都御史亦決筴請兵矣。頃千戶胡尚賢亦自大姚還。具報羅思等請歸降。都御史謂爲此必土舍給若等言。若等毋妄言。妄言誅矣。尚賢叩頭服。實有之。卽召偏將軍楊守廉議。議以爲吾前所謂撫。非實。特陰以計中賊。賊請撫。詐乃亦欲陰圖我。而以計襲邊乎。因微使守廉治裝行。幸遲我於永寧。秘之。我詳言若實使永昌也已。使武舉周

詩。省祭趙臬。以羽檄徵武定。苴却兵。是時癸酉。斗月  
十四也。與期二十九。由紅古底喇叭箐。入貢鐵鎖。敢  
不如令者斬。於是都御史以器械盛橐中。付掾史。皆  
祥爲商賈。旣十道出。然後下令行昆陽。晉寧。安寧等  
郡。以觀水利。都御史竟以十七日。謁郡中諸長老先  
生。因出廣威門。馳安寧。已至安寧。守廉則又微使州  
守李東萃。治驛騎。都御史復馳海口。郡中尚鼓吹。開  
闔如故。或謂都御史往昆陽。或謂都御史自昆陽還。  
皆不測。而都御史已在洱海矣。先是都御史自賓川  
來。鷄鳴發駕。不得食。饑餓至莫。入守廉所。始得食。會



州守胡崧亦至。入廉內室。見謂都御史在。因大驚。跪起曰。願請湯鑊之誅。都御史謂密之。勿發。第爲我致聲。大羅衛諸公皆微服私入謁。有令。毋使驟從得泄也。頃。使指揮吳邦往赤石崖。設公館。而調高熙兵守之。從胡瀚請也。是日張星所募兵亦至。都御史由此壁赤石崖。其下東接鐵鎖箐。南連俄打喇。北至金沙江。西通龜山。母喜虧賣諸寨。乃盜賊之衝也。都御史以中軍居其中。而以副使湯仰爲將軍。軍大姚。備南道僉事。田汝弼爲將軍。軍賓川。備西道土官。高承祖爲將軍。軍金沙江。備北道。乃以奏記約征南將軍沐

昌祚屯威楚以備楚雄道。又命苴却武定兵由東入以拒賊東走道。指揮張燦則提鄉兵鏖截于松坪下。令賊四面無所往。是時土巡檢得祿設筏在一泡江待我師。我師獨李朝臣調北勝浪渠番兵三千人未至。復使百戶饒世恭由赤石崖歷殺人坪度金沙江而往。它一切皆以二十七日並詣赤石也。都御史旣微服馳輕騎至忠順坡。其坡多大樹。樹上矢集如蝟。都御史驚問之。故從者曰。山後螳螂川箐賊每出劫過此。必人發三矢於大樹上。皆中。則出利。不中。及中不及數者。悉歸。土人傳爲打箭坡。往殷表不死。此樹

下乎。於是令趨行。因使吳邦先提兵過東山。偵胡齡等。邦聽畢。恩言請辭。時都御史方在微行。置不問。旦日日出。以大將軍建旂鼓。登壇稱大將軍。於是裨將李春華。李經。張誥。郭德全。既授事畢。乃令軍中縛吳邦。胡尚賢戲下。並榜掠之一百。以尚賢泄軍機故也。其後初二日。大將軍始服戎服。乘馬提兵登東山。望箐中。環山皆賊巢。低徊者久之。曰。賊自是平矣。卽令匠建一坊。手書之曰。平賊嶺。以爲山鎮云。於是所將卒。瘦山捕獲生口五人。卸鎗以歸。居二三日。諸路兵既皆四面至。乃以初六日吉服。帥將士祭旗幟之神。

如法。而會胡瀚等。執囚楊獻德來獻。卽下令斬其首。以累旗鼓。已布軍令。令裨將盧雲、章采、周詩、趙梟、提武定、鄭韶兵一千六百人。苴却尼繼光兵五百人。由紅古底入。而以大理判孫光祖監之。胡瀚、王思問、提姚安、高金宸兵一千三百人。北勝章講兵五百人。由內小井入。而以雲南令劉仁監之。李朝臣、李中行、提北勝、高承祖兵一千人。浪渠阿朝用兵五百人。由羅溪入。而以姚安守胡崧監之。陳合、劉紹先、提鄧川、阿榮宗兵一千人。由一泡江入。而以大理推官劉朴監之。它若三岔、白草嶺、乾海子、鷄足山、鸚鵡郎等地。此

皆殺賊所必走道也。因下令三姚、賓川諸軍皆深溝  
固壘以待。而大將軍自赤石分三道。於是瀚等攻阿  
寧喇喇、鮮摩羅柰、烏直直、欽朵喇、膩姑寨。次甸頭直  
擣鐵鎖川。先登破之。斬首二百餘級。捕獲生口三百  
人。俘獲男女牛馬器械無筭。朝臣等歷他坡寨。攻鐵  
鎖箐。却敵斬首一百級。捕獲生口二百人。奪獲男女  
牛馬器械。亡筭。合等歷甸尾寨。進攻鐵鎖箐。卻敵先  
登。斬首八十餘級。獲生口一百人。奪獲男女器械無  
筭。於是酋王羅華羅思等率其眷屬遁逃。走山後岩  
洞中。饑餓死。及赴金沙江死者。亡慮數百人。它復走

鷄足山。鸚鵡郎如故。亡何李朝臣。執李仙子。張福慶。執酋王羅擒快。後先來獻。先是張誥等攻河頭村。圍新邑。歷沙坪村。擊破勤快寨。斬首五級。捕獲生口五十七人。獨勤快自盤口走鷄足山。已又從鷄平關。出大理。旦日我師大索諸箐。不可得。於是大將軍案福慶故號義民。令釋之。得捕勤快以贖死。頃勤快復入盤口。往來山障間。一日伏大將軍帳後。能作室上滾石聲。驚軍中。軍中復欲執福慶。於是福慶竟逐捕得勤快也。大將軍令。令詩等提武定。苴却兵。以二十九日。由紅古底。入攻鐵鎖。是日詩等果擊破革摩。野芝。

納按喇的。栖喇結野力。大小喇只摩。諸寨直擣鐵鎖。川斬首三百餘級。捕獲五百餘人。奪獲衆男女畜產。器械。亾筭。其後又以武定兵搜蒙戶。旬殺人坪底摩。一道。苴却兵搜河底。旬尾盤口。筭一道。斬首大率四十級。旦日又集徼兵。乘勝狗土官庄。其間山箐險惡。餉積如山。皆有名號。酋長居之。傳聞此庄藥矢尤毒。人每一發。輒能殺三人。我武定兵組甲寢戈。弗畏。敢深入。賊乃出一人接戰。傷我兵十一人。於是我勇士阿托前。卽劒斬此一人頭。狗庄中。庄中皆股栗。亾何。我援師至。遂得故酋王相國楊桂三將軍子撒來獻。

是時十二月初二日也。乃使諸生王晉錫、張學往螳螂古底川諭降。降者於是二千人。始胡瀚渡江時。頗聞俄打喇、小插郎諸寨皆聚黨忠順坡。以截我師歸路。已使裨將李湛然捕伏偵之。而河底箐土官庄、蒙戶甸、殺人坪、甸尾、底摩、躲避箐等酋果伏在赤石北。他利摩、古底、螳螂、俄打喇、小插郎、大柳樹村矣。江郎等酋果伏在赤石南。皆有狀。于時螳螂六火頭號爲八百人、古底五火頭號爲六百人。皆土舍高熙所部。熙乃陰使百夫長羅鳴鳳佐之以亂。瀚等旋會熙及鳴鳳于三分營。於是以高金、主巡徵事、羅鳳朝、張福



慶爲百夫長。二川皆屬赤石營掌之。自此始也。其後又帥兵搜矣。江郎大柳樹村破之。斬首一百級。捕獲生口一百人。奪獲牛馬器械。以等。搜鷄足山。鸚鵡郎破之。斬首數十級。是時瀚等率飲飛之士。在忠順坡橫草行四十里。旣得賊遁路。皆攀援而上。先登獲其酋王羅革等。通夷者人。全琤三等。皆檻車傳賓川。它多墮巖死。其後鎮南。南安。阿雄兵一千人。復捕之。獲生口三十人。此曩所謂小插郎賊也。于時俄打喇獨能以慄桀聞。未獲捷。於是諸生進而謁大將軍。並跪起再拜。以爲大將軍賀。大將軍曰。此陛下威武神

靈所變化也。臣何力之有已。諸生請修賓居白塔市。以伏龜山塔。諸葛武侯所建也。旦日大將軍詣龜山。以爲諸生幸而語之曰。龜山。母喜。實箐酋門戶。良是以故嘉靖中。赤石立。姚安判一人。專以逐捕盜賊爲務。其屬土舍。姚安一人。北勝一人。雲南縣一人。分爲三十餘哨。而皆以六郡良家子戍之。當是時。鐵鎖箐。外甸。羅柰。朶喇。只苴。蕞。只摩。膩姑。他俾坡。章谷排。紅古苴。黑鷄苴。的務。喇叭。俄打喇。各左等寨。則屬雲南。赤石巖。螳螂古底。龜山等寨。則屬北勝。建者已無遺策。大將軍第從諸生請。爲之修起。傾頽而已。頃。命開

池以通水泉。民至今賴其利。是日也。盧雲于龜山南。又捕獒夷三十人來獻。大將軍遂以是月二十二日。帥三軍。皆凱歌以歸。事聞。上賜鄒應龍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殷應弼等金十兩。劉樸等金五兩。其後給諫陳渠覆論之。以爲曩所斬捕。實三百餘級也。初往來者。言箐中有妖幻術。能令人迷惑。又多技巧。皆能舞雙刀。上下山如蜚。及執李仙子。果能使巫鬼預言吉凶。又常易分更者聲。以亂刁斗。勤快亦能令屋瓦作滾石聲。大驚人。此必仙子教之無疑。曩禪將入箐中。見一白衣人持弩立巖上。雲追之。彼乃攀援而

上樹趨走殆如風三軍皆以爲絕類猿猴也

讚曰

羅思羅勤快自以爲孟獲後稱王豈不以爲誠雄哉  
及大將軍登東山至孟獲墓因破勤快巢令得逃儻  
亦有武侯七縱之意乎旋禽矣思等皆不及孟獲遠  
甚余獨嘉鄒司馬提兵六千人入虎穴未嘗不壯其  
勇及聞賓川事往來皆饑餓不得食則又未嘗不歎  
曰古者軍井未成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凡  
爲將當如此

別者電記來阿烟矣。允諸酋列傳。

別者電，廣南夷寨也。國初，納樓人普沙從高皇帝征伐，積功勞，賜沙爵副長官使，食邑於納樓茶甸司。世世勿絕。沙薨，子喜嗣。喜薨，子旦嗣。旦無後，星嗣。星薨，子安嗣。安薨，子銓嗣。銓薨，子崇正嗣。星起而嗣也。曰：吾以吾三山北寨，食世父顯。因備陵南紅衣黑脚諸關，不亦可乎。亡何，星不幸物故。子安尚在襁褓中，顯乃鹵獲安，陰欲圖之。於是諸百姓執顯請獄吏。獄吏當顯罪至死，會赦，徙貴州。頃，顯復遁逃歸，奪瓦喇孔及五畝水塘血寨，而襲殺已有萌芽矣。嘉靖初，安

薨。子銓嗣。顯又帥其子朝宗殺銓。强奪其印而去。是時銓子崇正幼。悼乃與其母訟顯等無故殺我父。奪印。於是顯普宗又坐法徙騰。而宗妻沙希遺腹生阿乃。請得食乃。童寨頃崇正長。阿乃亦長。崇正得嗣。阿乃得紅衣黑脚。曰。瓦喇及五畝水塘之間。皆吾大父行。食邑也。不與崇正去。崇正訟。竟不與。又去。於是欲殺崇正。崇正亦欲殺阿乃。是禍所從來矣。當是時。儂人記來。阿烟矣。允等三百人。並就祿谷寨匿。崇正乃召至主魯寨。而以酋長易鬼掌之。於是阿乃亦召黑脚。陵南諸夷兵。並欲亂。有狀。而會李英。又日夜佐崇

正亂乎。李英者。經歷臨安衛鄧鑑僕也。亡何。阿乃死。崇正遂乘是時。令車昂。李朝鳴。引記來等。擊從弟崇新。崇順寨計欲殺新等奪之。記來等不克。竟殺略諸村寨而去。崇正乃意中戀戀不樂也。是日卽召李英。及何應麟。車瓊等議。因以千金恣英。英復與儂人阿桃。阿焚等七百人。擊破芭蕉嶺。非肯寨。殺阿賣等凡三十人。鹵獲畜產諸什物。亡筭。其後崇新亦化酋長王廷相。阿寫等。引陟兵五百餘人。擊破羅白俄賈法克寨。殺刀撐一人。略俺他等十餘人。奪獲牛馬諸什物。亡筭。復還兵。狗主魯寨。殺段愚一人。略刀掌等十

餘人。崇正亦復令李忠等引儂兵七百人擊破打娘多寨。殺落書二人。奪金一百兩。馬八蹄。殺略大相當。而是時。陛下亦既卽位矣。塞上材官騎士皆星屬。提兵馳排柵寨。趨陵兵五百人盡出境。曰。敢奸旗鼓者斬。於是指揮使侯明之迹。且至別者電。傳逮崇新。崇順王廷相。阿寫。白亨。白鮓。阿銷。阿籠。十餘人。而臨安亦捕獲車昂。李忠。徐文道。彭和祿。並繫獄。已使使者逮崇正。崇正不至。於是出崇順。令其子五官保並食別者電寨。它白亨。白鮓等。皆後先瘦死獄中。李英聞順出。怒。復引儂兵擊破別者電洞裏等寨。殺酋長。



刀博一人略數人而去。當是時，御史案崇正急，乃以五十金屬李朝臣先至臨安。事覺，邏卒執之。而崇正竟就吏坐法免。吏議以子僕嗣。是歲萬曆元年也。其明年，僕又令李英、趙春引儂兵擊破別者電寨。大索崇順，遂斬崇順頭，它殺三十餘人。妻楊氏及五官保遁逃，走芭蕉嶺，得免。英等遂據宗恰、孟弄，以爲險。我寨上所居民，并皆鼠竄，空無人。是時歲冉冉莫矣。我緣邊將軍楊州鶴提兵擊宗恰寨，儂兵頗死鬪，捷獲我兵矣。孟支解以徇。於是偏將軍楊守廉等乃調薈甸兵，而又以月正元日發也。李英旣得我兵至，敢鑒

戰於是殺我千戶使于祖榮。及兵張以睽。林中桂等數十人。虜指揮使江維仲。及兵趙逢春等數十人。崇正聞而皆媮快可知矣。亾何都御史鄒應龍馳大石洞征南將軍沐昌祚馳臨安。當是時主魯寨易鬼。先亦遁逃。陵岡黑脚關去矣。獨李英及儂衆尚慄桀。猶初乎。於是我武定兵新化兵皆四面至。乃生得李英。阿桃。阿焚。習輪。朗掌等。復與致臨安。繫獄。久之。俱死。英等亦死。而都御史於是乎請告矣。既幸。予告。遂治裝行。而儂人阿六矣登。乃乘都御史王凝未到官。攷以百餘金拜請。得備先鋒。於是引兵出劫營。營中

多所殺略。自是之後。御史郭廷梧與布政使方伯曙。林一新。按察使顧言。叅政使張文淵。副使許宗鎰。都閩使蕭世傑。議下令廣南土舍儂文舉往捕之。文舉果生得渠。率記來。阿因矣兌。阿六矣登。朗阿。朗敗朗的。朗麻。朗楞。來獻。皆棄市。諸酋遂解散。於是給諫大夫裴應章。按御史郭廷梧書。後先劾奏。前都御史鄒應龍。應龍竟當免。復下明詔。詔所在撫馭失宜。要功生事。以致禍結兵連。由此緣邊將卒。誰不廩廩於。皇上之明威乎。於是御史陳文燧。覆案楊守濂。李朝臣。張誥罪。當斬。上從之。乃賜王凝。沐昌祚金。

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趙時騰等金十兩。濮承勛等金五兩。而以郭廷梧。陳文燧功。屬銓部紀之。嘉其以儂治儂功也。

讚曰

以余而觀陳山人所著西征記。鄒司馬抑何威武也。至別者電。此不過遣一土舍。足公事矣。竟爲儂文舉所禽哉。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然與否與。至謂納樓改流事。廷議亦不以爲然。何哉。納樓在元世。或屬阿甯。或屬鄯闡。要之不下二千戶也。

緬甸列傳上

緬甸者古西南夷也。其地故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軍兀良吉。解擊破之。建邦牙宣慰使。其後高皇帝二十九年。復建緬甸宣慰使。歲時奉朝貢。稱臣不乏絕。然後詔長安立緬甸邸。緬甸去黔南省二千二百八十里。去三宣撫數百里。然以間道走茶山。芒市。永昌。不數日遠也。其土所產則犀象馬。其珍異則金銀寶貝。白氍毹。羅錦。椰子樹。頭酒。石油。有城郭屋廬以爲居。出入乘象馬。水行舟筏。皆類漢。有文書。常通章奏。用金葉。次紙。

次貝葉。次檳榔葉。其俗。男子綰髻於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夏則衣洗白窄袖單衣。冬則衣白毳羅錦。而以莎羅布二尺合之。纏于首。以爲飾。婦人綰髻于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形陋而體黑。然必合白檀香。麝香。當歸。姜黃末。塗於身。及頭面。以爲奇。柔而能詐。其天性也。其酋長名曰卜刺浪。出入乘平輦。或象坐。則在前。從者圍後。皆席地。富者出入亦衣大袖白布衫。自酋長以下。咸善水。其俗尤好佛敬僧。常立阿瓦剌城。邦啞直根諸寺。粧飾甚嚴。有大事。則抱佛爲誓盟。必質之于僧。然後決。前是永昌建都督一人。以隔絕漢夷。

故自古無緬患。其後或叅將一人。或守備十人。且往來金滄間。相去五六百里。由此與諸夷酋遠。諸夷酋能入邊。而我又不能深入諸夷酋。自是諸夷酋。一旦有忿爭。及承襲之事。欲皆不請于邊吏。而寧請于緬。岳鳳者。隴川秤弄也。乘宣撫使多士寧新物故。而其子多忠。尚稚弱乎。族兄多庵方爭立計。迺乘是時。殺僂士寧妻子。因奪其印符。去緬。請隴川以自雄。于時劉世曾爲都御史。董裕爲御史。上書言狀。事下大司馬張學顏議。公卿皆言姑赦鳳死罪。獨逮捕黨人張大本等繫獄。第欲鳳送奉印符。詣明氏所。因推擇多

氏後嗣。毋絕。亾何。鳳竟負印逃蠻莫。乃留其子喇烏。擁黨自固已。鳳走擺古。謁其酋長莽應裡。請爲畫便計。應裡聞隴川議以多孝嗣。乃召多孝至。飲。因飲。鴆死。而隴川竟以屬鳳。是時。擺古莽應裡政新立。兵使者。遣木邦土舍罕拔如例稱賀。應裡辭謝。而木邦所部耿馬罕虔亦使罕怕閩至。怕閩欲譏拔于緬。乃紿言欲治兵犯永昌。得趨去。因微告鳳。令鳳譏罕拔于應裡所。于是應裡囚罕拔。而以罕拔象六十馬千騎。兵六千有餘。盡殺略。而以耿馬罕虔爲宣慰使。而木邦于是乎又爲罕虔有矣。先是宣撫刀伯舉妻罕。與



其弟罕怕文有積怨。乃提兵數千人捕怕文。怕文遁  
逃入永昌。于是罕兵追亡過蘿葡絲寨。多所殺略。是  
時永昌亦索罕拔。拔因越走潞江。聲欲得怕文而還。  
已拔又犯南甸。屯于崖。遂執我土舍廖援桂。援桂者。  
漢兵曩所因爲耳目者也。由此拔爲邊吏所患苦。以  
爲南甸刀落參。方不得于父。而于崖怕瑄。怕更。幼。猶  
寄養于罕氏。尚如此。皆幸拔亡。頃之。罕虔復誘應裡  
反。言鎮康灣甸順寧老姚施甸去永昌三日而近。可  
掩而至也。應裡乃決意以兵二百人。象數十隻。鳥銃  
數航。備鎮康。而調迤西猛密蠻莫諸夷兵。送鳳至隴

川因盡略罕拔家產生口而去。當是之時。威遠大僕。老姚。施甸。灣甸。諸土舍。皆并請歸謁。獨順寧不至。於是迤西蠻莫。猛密。引兵二萬人。戰象二百隻。道順寧。乃強土舍猛效忠降。效忠寧至死。鏖戰斬酋首十七級。捕獲生口二人。竟不降。應裡復使叔猛別引兵十四萬。擊破盞達南甸城。第阿瓦。引兵十四萬。擊破芒市城。芒市土舍放福。及其叔放正堂。子放國忠。皆鳳內親。于我漢近效也。而況當是時。莽兵一出蒲窩。則騰衝危。一出老姚。則永昌危。一離芒市。出猛林。據潞江。則騰永並危。莽勢頗強盛。于是芒市土舍。

放福。蓋達土舍刀思官言于征南將軍沐昌祚曰。吾屬皆新被緬破。甚流離。以緬兵所治百子統。不可當也。緬兵今耕且守。欲爲持久。將軍幸爲計。是時今上壬午也。於是征南將軍欲上書條對緬事。乃先請于臺使者。以爲竊跡前事。乙亥中。莽瑞體提兵擊迤西。追逐思個法。法夷王自稱號也。於是個妻父廖邦治爲畫獻象請兵之計。莽兵因逼我近郊。而會副觀察使羅汝芳。兵威甚設得寢。其後庚辰。復以羽檄召三宣。及騰越州衛官。赴擺古歸謁。而賴備兵者更。胡心得遣間諜小坑往。坑因出幣帛饋遺莽。莽報以書。

詞其自稱則曰掌管西南天下王莽噤喇招法其稱于天朝則曰我兩國和好天下百姓人等方纔得安其狂悖倨驚類如此而罕拔廼謂請款貢于我何說哉而況拔請襲于我文吏我文吏謾取厚賄至千餘金弗得立竟走莽莽立之今猥云爲莽所因執誠然乎執詐也反復皆不可知獨奈何我騰衝止募兵一千永昌止衛兵數百人于筴不便請增兵設將于是上幸用臺御史議騰永各增兵二千人復臨元順蒙叅將一人兵二千人於是以羽檄徵比勝平川姚安雲南諸番土莊兵四面至軍餉得仰給楚蜀乃以

楚蜀所佐金。屬通判熊夢祥。司理王朝隣。下永昌。騰越。大理。鶴慶。蒙化。楚雄。姚安。問治糗糧。而使叅知一人陳誥掌之。是時給諫大夫孫偉。慮兵將戰。守糧餉。間諜六事。請留礦課三十五萬。張鼎思亦請假征南將軍以權。庶得調度土兵。而馮景隆方給事秣陵。見爲撫慰諸使。漸以請襲故歸緬。非策。所言獨與諸公卿異。大略以爲麓川之役。當時沐晟足以制思。任發之命。尚假大司馬王驥提營兵及諸路兵十萬人。幾十有三年。而始得渠魁。今日之事。則異于此。撫諭諸使。皆彼用命。而新調土兵尤難拊循。然亦非必盡皆

諸土司之過彼請襲而我視若奇貨。彼遇難而我視爲秦越。以故諸土司日以離異。而緬人因得爲恩。卽猛養思箇者。思任之苗裔也。鄉以莽齒之故。求援于我。而我殆若充耳可平。計莫若招撫諸土司。且土兵與敵人非其親戚。則亦舊故。我機事不能不泄。泄則生得失。沅江之覆轍可戒也。請以漢兵制之。而後爲可。是日卽請以劉綎爲遊擊將軍。於是上曰。土司多被有司勒索擾害。以致携貳。下大司馬問狀已。

詔謂調兵浙江。委非良策。先是當事者議永昌。以老姚潞江隴川爲急。騰衝以鎮夷關爲急。宜請老姚潞

江隴川皆建城。而老姚更設通判一人。或守備一人。而以兵三百人守之。鎮夷地四平。無河山阨塞之險。歲時出入無禁。通關者。因得闌出財物。而與夷交易。則何不比居庸山海關故事。下盤詰之令。皆未及聞。遂寢。于是給諫大夫楊文舉。請便宜十事。文舉先爲保山令。知緬事至周悉。其略曰。始王驥征麓川。特拒命者。止思任發一人。稱兵者。止麓川一地耳。外而諸夷。皆長耳目。惟我所左右。卽緬甸莽起。尚佐我兵糧。執獻思任。以邀我孟養之賞乎。于時猶動六省之師。傾百萬之帑。遲之以一十三年之久。今何時耶。思

個擒而逃西失矣。罕拔陷而木邦去矣。干崖畔而三  
宜危矣。芒市猛淋破而近郊逼矣。我所爲新募之兵  
甫及六千。此皆驅市人而使之戰。而臣以爲未見其  
可也。而況天時之苦瘴。深入不便。芟蕪之窘急。轉輸  
不便。地里之遼闊。夾攻不便。而我獨便于守。何者。岳  
罕之附莽也。凡以爲自固計。其聲爲擁衆而內犯者。  
此不過搖虛聲以疲我之應。使我顧內地而緩彼之  
攻。而又因而從容困永騰。坐觀我之成敗已耳。而我  
誠堅壁以守之。臣竊必其未能深入。前日者。老姚之  
潰。忽攻我之不意耳。其兵四至。遂有平戛象打之



捷。蓋西臘底之捷。而今增兵設將。其氣豈不百倍于  
初乎。臣故曰。我獨便于守也。而臣何以必其未能深  
入也。竊度莽酋不遠數千里。而驅兵以助岳罕者。利  
三。宜於木邦耳。但擺古之扼兩地也。皆不下四五十  
日。而木邦則距永昌八日。距騰越四日。近矣。我乃窺  
于數百里之內。而莽酋遙應于數千里之外。持之數  
年。必心解而力疲。臣故能必其難以持久。一也。莽瑞  
體起洞吳。吞海上。易置其酋長。虐用其部落。諸酋欲  
一有所逞。而顧未有隙耳。而況得撈諸仇。素有必報  
之忿。阿瓦親弟。久懷不利之心。應裡新立。夫豈不知

諸酋之欲乘其後耶。臣故能必難以行遠二也。且莽亦非素拊循諸酋者。景永邁。猛別。猛漣之衆。此皆新所附敵國。其意謂幸而助勝。則已收鷹犬之功。不幸而不勝。而諸酋爲我所殪也。則得刺虎之利。此瑞體故智。應裡踵而習之耳。而諸酋獨無會稽之耻乎。臣能必諸酋難于久信。三也。岳鳳以奴滅主。罕虔以孽奪嫡。久爲諸酋所切齒。而加以莽酋酷烈無忌。征求不厭。誰肯甘心哉。臣能必人心漸解。四也。且臣前所謂便于守者。於英有九。請得借前箸。正言而無諱可乎。滇事必徵兵于貴。資餉于蜀。今臺御史止兼制建

昌畢節于法不便。請提督川貴。一也。金滄叅遊爲備騰永耳。今計大理以內共九郡。柰何止洱海一守備。當其衝乎。請復臨安叅將。許兼制曲靖。以扼元江之冲。至瀾滄之事。則屬洱海。而順蒙姚景之事。則屬臨安。且楚雄之定邊。西南與木邦接壤。今請增將庶成臂指之勢。一也。謹按輿地圖。永昌入犯之路四。騰越入犯之路三。而旁蹊間道。猶不與焉。且永騰萬山陡絕。又乏五穀。軍餉皆借給于川湖。必費數金而後致一斛。今請于迤西一帶。建鱗次之倉。行遞運之法。至若土著。請責之長令。令操演有期。役使有資。而夷兵

則屬之守備。皆先期僉選。登名冊籍。毋臨調必委旂  
牌。庶士卒樂用命。三也。黔南迤東。則外接交趾。以元  
江爲門戶。而臨安則鄰之。而廣南鎮沅等府。新化羅  
雄等州。如棋之布。迤西。則外通緬甸。以永昌爲藩籬。  
而麗江。則接壤吐番。大理鶴慶。實鄰之。而順寧。景東。  
永寧等府。大侯威遠。浪渠等州。如星之列。今金滄叅  
遊守備。祇爲永騰計耳。而臨安之叅將。久裁矣。獨柰  
何。大理以內。約九郡。乃以洱海一守備當之乎。臣愚  
以爲臨安宜復叅將。聽其兼制曲靖。以扼沅江之衝。  
至洱海守備。居鐵鎖者。則防瀾滄。而順蒙姚景之交。

請以屬之臨安。四也。三宣雖去。干南之苗裔尚存。木  
邦雖失。罕拔之嫡子尚在。它如鎮康之罕氏。灣甸之  
景宗才。或垂涎于耿馬。或朶頤于遮放。而平戛之莽  
惠。又有莽市之欲。蓋達刀思科。豈無故土之念。誠相  
機以鼓舞之。隨宜以策應之。此皆吾左右手。五也。自  
隴川而西。以極猛密。往往產奇貨。滇賈如熊長一。尹  
天住等。闌出財物。與夷市。寧觸文罔。弗畏。誠鄉利耳。  
我邊吏禁之甚嚴。恐有如一。日輸我之虛實。獻我之  
長技耳。雖然。事有不可以文法拘者。丁丑歲。罕拔犯  
干崖之口。正莽酋攻思箇之時。而兵憲羅汝芳多方

遇此屬。于是夷中羈客。約爲內應。常得其動靜。資我方略。有明驗。今宜酌邊禁。自外欲入者。資違禁貨物。請以軍法從事。自內欲出者。姑待以不死。購首者予千金。善閒者指重賞。此亦招徠之微權。六也。順寧之去洱海也。在五日之前。去永昌也。在二日之前。今順寧與蒙化俱屬瀾滄。請自今改隸金騰。兵憲使庶約束得便。七也。騰永兩地相去四日。在騰越則逼近三宣。隴川其外屏也。在永昌則通道木邦。猛林其要樞也。而往御史陳文燧。常欲置守備于隴川。設千戶于猛林。於筴誠便。隴川田土膏腴。舊有高城。乏瘴。誠爲

重鎮。或以叅將遊擊居之。可屯且守。而猛林亦樂土也。田沃地寒。無瘴。請設守禦。實扼遮放之衝。而附木邦之背耳。至于崖蓋達。可縣。亦可所。老姚芒市。可所。亦可司。此皆金城湯池。足以守險。八也。書奏。詔大司馬議久之。上益念黔中事。令中貴人張誠於

會極門。詔大司馬卽日使使者乘傳諭征南將軍及臺御史。同心僉力。共保無虞。且賜大將軍火符。得視軍中緩急。騎置以聞。于時大將軍以下。皆北鄉叩頭。以陛下之斧鉞。實式臨之。敢不盡力。居亡何。裨將鄧子龍。忽傳有姚關之捷。先是罕虔引緬酋

萬餘人。爲營猛波羅。而兵備使傅寵。姜忻。引鄧子龍。兵四面。于是緬酋皆從查理江渡。直擣姚關。我兵接戰。攀枝樹下。斬罕虔等首千餘級。而其子招罕。招色。得遁。逃走故穴。奪獲象馬器械。是時已癸未矣。而崔廷試新爲御史。上書請遣鄧子龍。及劉綎兵。乘勝提桴鼓往正其罪。是時叅政趙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征南將軍昌祚。壁洱海。臺御史劉世曾。壁楚雄。而監軍則唯副使辛存仁一人以之。於是蓋達之戰。刀思本斬首一級。刀思欽殺三百七十餘人。斬獲猛補首一



級。刁思瞻斬首三級。刁思景斬首三級。刁思科斬首二級。隴川之戰。兵勇李如蘭捕獲賴真一人。周良貴捕獲生口一人。放漢斬捕首虜二級。喃峪之戰。蓋西夷目項滅斬首虜一級。魚刀山之戰。夷兵恩中捕獲生口線乖一人。斬首虜二十一級。俘獲馬三騎。鎮撫張蘊復引兵按捕魚刀山。斬首虜六級。奪獲弓弩牌槍一十有奇。朋麻之戰。守備使李獻忠及夷勇小羅姐捕獲生口。從拍講線唵喇啐喇亥喇斷五人。兵勇張方等斬首虜六級。奪被虜男婦六十一人。俘獲馬牛一百三十有餘。猛林之戰。千戶譚崇捕獲生口。波

噉。波。猛。二。人。奪。獲。長。鎗。馬。轡。諸。什。物。亾。筭。南。甸。之。戰。  
北。勝。土。同。知。高。承。祖。捕。獲。生。口。刀。落。參。刀。落。奏。等。二。  
十。一。人。斬。捕。首。虜。七。十。四。級。黑。猛。弄。之。戰。義。兵。劉。豈。  
連。等。捕。獲。生。口。喇。喃。捧。貴。欠。院。怕。瑞。三。人。斬。首。虜。一。  
級。大。蒲。窩。之。戰。雲。南。土。縣。丞。楊。如。楨。捕。獲。喇。怕。喇。衣。  
二。人。章。拜。箐。之。戰。指。揮。李。芳。等。捕。獲。生。口。吉。項。乍。等。  
一。十。一。人。斬。首。虜。一。十。一。級。土。官。高。金。宸。等。捕。獲。生。  
口。老。成。等。二。人。李。甲。斬。首。五。級。盧。子。山。之。戰。土。兵。李。  
八。婢。等。捕。獲。生。口。喇。喇。喇。立。喇。莫。喇。應。四。人。猛。淋。峽。  
之。戰。蒲。夷。捧。應。春。等。斬。獲。首。虜。一。級。黃。蓮。關。之。戰。募。

兵趙國正等。捕獲生口喇臘。喇蠻。喇茂三人。夾象石之戰。姚安土同知高金宸等。捕獲生口二十五人。斬首二十四級。赴水溺死者三百餘人。土舍高傑等。斬獲猛別等首三級。小隴川之戰。指揮使周文臣等。斬首虜三級。西山之戰。土舍高金等。奪獲牙象一頭。槍牌一十有二。猛憂之戰。鎮撫張蘊。斬首二級。六庫河之戰。兵勇周必引。捕獲波哈。黑怕。大雲等。三級。戛陽之戰。羅雄土舍者繼榮。斬首八級。捕獲生口喇怯喇衣二人。俘獲一十二人。奪獲刀槍二十有二。李應舉斬首二級。土官安素儀。斬首二級。俘獲七人。奪獲刀

槍有六。土舍木遇春獲生口奴得一人。斬首一級。六涼州土舍資世益斬首一級。武定火頭楊時秀獲生口印匾一人。姚州土官高應麒俘獲二人。賊赴水溺死者八百人。流矢死者七十餘人。遮放之戰把總劉一清等斬首一級。是役也。賴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諸公卿石畫幸皆中。大將軍得奮鷹揚。効首虜。既如此。于是窺芒市者。自遮放歸。窺老姚者。自孟定歸。而莽應裡尚偷延旦夕。猶無能悔禍乎。乃引兵二十餘人。象一頭往順寧。引兵七十餘人。象二頭往鎮康。約賦車馬。治甲兵。如軍令。于時順寧土舍猛效忠。堅

守初志。不聽莽調度。復出兵鏖戰。斬阿折母猛丙等  
首一十七級。捕生口波哀猛怒二人。奪獲象一頭。弓  
矢。盔牌一十有二。莽兵旣敗北。乃引兵壁灣甸。使使  
者趣效忠降。效忠劒斬使者。以示終不降意。於是莽  
酋怒。復引兵徇臘關。不下去。徇外朶關。又不下去。徇  
蘊馬罕關。又不下去。乃集灣甸。景真景宗才兵。耿馬  
罕虔兵。五合六聚如雨。效忠始遁逃走。浪滄江。莽兵  
艤舟欲渡。而會我江上師。旂鼓相望。夾江上魚鱗而  
陳。莽兵盡卻行。未敢前。土舍猛懷德。乃飛矢石擊莽。  
莽溺水死者一百餘人。我師追亡逐北。至習牽。射死

莽兵七百餘人。斬首虜一百一十七級。效忠遣使者  
阿佑等七人傳首詣軍門。行未至里穰鋪。而會莽殘  
兵至。執我阿佑等。僇之。奪其首而還。我師遂北。斬酋  
首五級。奪獲盛牌槍銃一十有五。其後效忠使使者  
捕伏灣甸道左。待莽兵。莽兵果至。于是順寧兵及舍  
目外亢兵。僉卒起。如自天而下。並轉鬪。斬首四十餘  
級。捕獲生口馬些。倒刀二人。中流矢四十餘人。頃臺  
御史以其狀聞。事下大司馬張學顏訪誅納。案紀  
功者吏杜漸。劉作沛。狀請數自壬午十月。至癸未四  
月。實斬首凡六百四十五級。奪獲被虜男婦凡八千

四百餘人。印一顆。象四頭。牛馬凡一百九十有四。兵器凡五百二十有一。金凡三百二十一兩五錢。銀凡五十三兩八錢。當是時。春三月已盡矣。瘴毒大起。我偏將軍胡大賓提兵備潞江。道逢霧露。至松坡之麓死。

緬甸列傳中上

罕虔旣伏誅。巢居猶峭壑。山廣幾八九百里。至其巔  
八十里。皆深林險阻不可登。偷盜酋長以萬數。而其  
犬子招罕。招色。引兵三千人。阻三尖山。公行。日夜欲  
爲緬畫便計。反。唯是偏將軍鄒子龍。請于臺使者劉  
世曾。招罕。招色。並狙詐。今欲往征。正兵不可用。用奇。  
於是度道里分三軍。而以罕進忠一軍。軍查理江右。  
猛效忠一軍。軍孟璉左。陳信一軍。軍三尖山前。備要  
津。毋令得走孟璉。威遠緬。當是時。罕人皆自誇詡得  
天險。誠足自恃。以爲漢兵必不能至。易漢兵。乃以叔



父罕老提蒲人藥弩手五百人守間道。間道可攀援西北走至罕巢。獨蒲人得知。幸蒲人易與。可計而得也。子龍卽發橐中裝。出銀牌塊段。賂蒲人。蒲人微以間道告我師。如狀。是時北勝潰蕩。平川姚安兵號爲驍勇。子龍乃下令。令裨將鄧勇吳松提番土諸莊兵至三尖山。夜半攀藤而上。盡捕伏後山。已營中分更盡鼓發。鷄鳴將旦。我師忽僮倅從中起。不備。罕人趨以木石滾山下。當我師。我師身被木石傷者二十餘人。於是後山軍皆直擣山前。衝鋒軍中鳴金鼓。鼓吹火器火箭俱發。罕男婦三尖山走。墜崖死者亾筭。我

師捕獲酋長罕招罕色罕老等三十八人。賊從一百人，斬首五百一十九級，奪獲戰象一十有二，馬三十四騎，器械一百有九。是時甲申二月也。居四五日子龍廼以招罕及妻羅罕虔及妻朽妾博檻車傳鎮康送獄。是夜羅朽皆縊死，而罕虔亦自刺死。於是以罕老招色博鄕鎗至叅議行金倉事姜忻所，然後上功莫府。尖山空無罕巢，時有到者，罕而稀矣。乃下令招徠流移，居頃之，流移自占而還者，馴至數千人。始永昌列一十五喧，二十八寨，凡郡有大朝請，諸喧寨悉如漢儀，至府堂下，叩頭稱賀，二千石得察期而不

至者罰當是時夷人見縣道及縣道所使者皆驚畏弗敢至城中城中富室因而藉以爲利利彼一日有緩急陰使人諉之質田宅久之子錢益廣弗償田宅遂爲已有夷民一旦入城城中公私逼迫視城中猶陷阱亡問矣先是當事者請建撫夷同知一人永昌守備一人騰越州治獄訟簿書因與請除諸逋負勿問自是之後土酋稍稍復業也而耿馬以罕罕嗣鎮康以悶恩嗣灣甸以景從嗣孟定以罕鶴嗣於是得故宣撫使宜慰使凡一十有一恢復疆土幾三千餘里是時陛下神武遠彰萬里之外諸公卿出石畫

將士皆攻城先登。陷陳卻敵。以故諸捕逃遺寇。卽偷  
延旦夕乎。然皆變志易慮。結離而事邊吏矣。案金騰  
兵憲傳。寵檄。先是我師乘勝問蠻莫罪。留壁金沙江  
下。何蠻莫送奉牙象三頭。古喇錦二純。琥珀二函。來  
降。是時莽大將散奪遮改。及其子壻莽咩阿。及尚著  
莽。方在猛臉。招聚亡命。欲復稱亂。于是岳鳳具以  
實告。而裨將劉綆。二晝夜行四百餘里。直入莽壁。莽  
壁皆大驚懼。欲潰圍遁逃。顧未有路耳。於是我師勇  
氣益百倍。挑戰斬首虜八十五級。生得散奪等六百  
三十二人。奪獲象馬十六頭。緬衣諸什物亡筭。由此

木邦土舍罕鳳亦反唇殺奔兵千餘逮繫喇湑慢等并招撫部落一千人請歸降於是御史中丞劉世曾偕征南將軍沐昌祚論次是年二月至四月凡六捷請檻車傳招罕等闕下梟斬蠻夷邸於以風四夷不亦可乎詔梟斬軍中以徇久之岳鳳謂緬不足恃數敗北乃有懼心矣何鈺遂乘間說鳳降鳳乃遣侄岳亨妻刁幼子喃歇後先來降緹詰以五事皆如約而後許可一斬陪臣首二追罕氏于崖印信三獻偽策四獻被虜男婦五招徠迤西鳳僅出奔所給偽關防一顆生口一十八人象一頭馬五騎緹案驗非

全約弗諾。是時緬甸印牌猶在永昌庫。卽今曾請印否。其故皆不可知。而會孟養思個所移文亦無鈐印。緹愈疑。必欲得干崖印符。於是鳳復遣其子曩烏送奉罕氏金牌勅書。及其緬象馬。盡率執軍門獻見。而征南將軍大會臺御史劉世曾御史崔廷試議上書請赦除鳳前罪。處之金沙上游。以招徠諸夷。鳳聞稍解嚴怠。於是兵憲傅寵令劉緹輕兵突入隴川。鳳僉卒郊迎緹。緹因置鳳軍中。曩烏以父故不敢動。緹由此竟破隴。其後六月。莽應裡憤諸土司叛已。乃帥得楞擺古輕銳師十萬趨阿瓦。先攻其叔莽著。然後圖

它於是偏將軍張儒臣李朝等大會緬甸土舍猛永順猛密思化蠻莫思順光腦思翰猛臉思并蠻棍思好兵咸來以爲著援阿瓦兵威甚緬幾敗而我雍會猛嶺從中起應緬由此得幸竟獲勝遂乘風縱火燒房屋略著家產而去於是猛密土舍刁思忠死而莽著亦與其子及猛密罕烘婆孫蠻莫思順奔騰莽兵竟追北至蠻莫志又在陷三撫矣而著竟客死騰是時六月初暑甚多瘴緬聞貴州兵方以瘴厲予假歸我師不下三千人而轉餉至騰又道遠費金錢七八兩而後致一石料我師以爲不足敵乃扎營猛莫

遮恩五章。猛廣待我師。先是海壩河之戰。我師已捷。四十一人。至是與緬甸土舍莽永順。蠻莫。蠻洒。阿線。養凱。挨旦。猛莫。遮恩。嚕得。猛密。所部五章。蠻弄。允莫。八外。猛搔。光腦。遮傲。錫跋。猛廣。猛炎。東蚌。小猛。養嚕。諸夷兵。不避瘴暑之難。先登斬首八十五級。捕獲生口馬披波傑。馬細波得等二十人。奪獲象馬及鳥銳緬刀。諸什物。以筭。我師陣亡張子仲一人。傷劉榮等五人。於是大司馬案臺御史狀以奏。天子嘉土司效順立功。詔皆從優論。其後征南將軍臣沐昌祚。謂今日之捷。首虜至三千一百有餘。得以獻俘。乃請。



檻車傳岳鳳父子五人及莽糜啞晏得皮一入闕  
下如例。於是大司徒陳經邦率故事擇八月二十九  
日。上御皇極門大鴻臚於御前宣奏捷音。百官行  
慶賀禮畢。遣公徐文壁往南郊。朱應禎往北郊。  
駙馬侯拱宸往太廟。皆祭告。是日卽下詔。詔輔  
臣申時行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廕一子爲  
司丞。余有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許國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居建極武英如故。皆廕一子爲中書舍人。行  
等固謝曰。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將效力戰之  
功也。臣等三人何敢受賜。於是轉遷劉世曾爲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賜白金五十金。大紅紵絲飛魚  
衣一襲。彩段四表裏。沐昌祚加太子太保。歲食一萬  
石。大紅紵絲蟒衣一襲。金錢表裏亦如之。皆廕一子  
爲百戶。世世勿絕。賜鄧子龍、劉綎、行副總戎事實益  
爵二級。白金三十兩。紵絲三表裏。傅寵、姜忻、益爵二  
級。賜二十金。紵絲二表裏。張楚誠等。陳化鵬等。益爵  
一級。賜十五金。它如王橋、陳加勲等。賜十金。趙睿等。  
賜五金。罕進忠等。賜襲莽惠。賜千夫長。胡心得。賜  
告金皆二十兩。祿華誥等。賜十五金。王得等。賜十金。  
上又念本兵張學顏、運籌有功。加太子太保。賜五十

金大紅紵絲蟒衣一襲。賜辛自修。陰武卿。金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賜石星金二十兩。一表裏。所司郎中皆  
實授。益爵一級。賜十金。它皆八兩。御史董裕。崔廷試。  
賜二十兩。一表裏。諸公卿皆叩頭稱謝如禮。于時前  
御史陳文燧。副使羅汝芳。胡心得。功置不論。於是給  
諫大夫楊文舉。上書請論三臣功。臣文燧在萬曆初。  
欲城潞江。屯猛林。城甸頭。巡于盞。功在徙薪。臣汝芳。  
在永昌。則濬龍池。開沙河。在騰越。則築侍郎壩。在昆  
陽。則捍海口堤。功在百世。臣心得。曩以妄報。齊貢既  
免官。猶念張大本。實岳鳳主謀也。心得執大本以剪

其羽翼至刀落參。則陽用之而陰伐其謀。卒執落參。  
而蓋達之圍解。猛林之兵退。功在一時。唯 陛下裁  
察幸甚。於是 上幸從給諫請皆 賜告

緬甸列傳中下

乙酉秋七月，蠻莫土舍思順復歸緬。事在御史李廷彥疏。先是我師隴左之戰，阿瓦之戰，思順常提兵擊破緬，有狀臺御史劉世曾上功莫府，亦旣以安撫使爵賞之矣。以何復偕阿瓦土舍莽永順遁去，順故莽族也。臺御史以聞，下大司馬詰問，而會給諫大夫王致祥亦請案劉紕罪，上書慮四事。於是詔讓當事者，撫處失策，以致叛逃，乃調劉天俸爲將軍，是時莽應裡得思順歸，大喜，以爲從此猛密、孟養三宣可計日而復也。於是令酋長喇緬臘塔答等帥阿瓦遮

浪兵及遮魯。達喇麻哈。戛廩。補魯煞。勤紀。哈猿。喇爽。博薛等。入城。城中各發兵馬。凡二千。躬提精兵三萬人。戰象數百騎。留壁密堵城。頃移札阿瓦江。以爲險。中分軍。一軍走孟養。一軍走三宣。逮捕猛密罕烘如令。兵旣至迤西。迤西卽孟養也。孟養自生齒以上。皆大驚懼。匍匐出城郭走。走至茶山。盡闕匿。於是裨將孫成祖。楊棟。引兵六百人。自孟養入。吳英。李華。引兵四百人。自蠻莫入。咸約偏將軍李應楠。寇崇德兵。直擣馬作城。四面而至。旌旂蔽日。於是杜忒大會諸軍。軍中鳴金鼓。鼓吹樂作。賞賜諸夷。目花段銀牌。令致

勉勵已縣五百金示軍士曰。衝鋒斬級者。有如此賞。是時丙戌六月也。期以初八日出師。於是杜拭引辛賀兵。擊破遮魯。噠喇麻哈城。李朝陽引孟連兵。擊破戛廩補魯。熬城。劉鯨引孟養兵。擊破勒紀城。李應楠引招秤公根。招海夷弄兵。擊破哈猿城。而喇爽博薛。猶先期久失魄乎。皆奉頭鼠竄。在密堵城。先是蠻莫罕送來降。罕送者。思順之母也。寇崇德卽引蠻莫思黑兵。乘風縱火。燒其空城。行捕斬首亾筭。已下令士卒止壁。觀之以罷。可襲。然後使士卒間夷服。夜襲入莽壁。莽壁誠不虞我師至。夜半。鍾鳴漏盡。皆聃睡。我

師潛箐林未至密堵城三十里休舍是夜城頭鼓發  
鷄鳴諸路兵倉卒起忽如飄風于是杜杕李華軍攻  
其前李朝楊棟等軍攻其右李應楠孫承祖寇崇德  
陳其正軍益縱左右翼繞莽而酋長獵挽岳哈等既  
被圍急遂乘戰象引標槍手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南  
衝范斌壁斌出數挑戰被鎗死于是李朝聞斌歿怒  
髮至上指冠睚眦盡裂卽引辛賀兵百餘人攻城先  
登一時馬上火磚火箭火籠並發光燄燭天戰象盡  
奔騰岳哈中流矢傷明陸象死軍中自相蹂踐死者  
不可勝數是時諸路兵乘勝皆並入密堵城大破獵



挽獵。挽復遁。逃走阿瓦江。而會孫承祖兵伏草山。望見獵。挽來。忽從中起。獵挽不備。驚自以爲吾獵挽。戰亦死。不戰亦死。死等。不如戰而後死。死戰。我孫承祖不幸。於是中流矢死。所將卒楊榮等二十一人。見承祖死。皆衝鋒亦死。而寇崇德兵亦傷八十五人。其後杜拭、李華等捕獲生口凡一百一十有三。斬首四百六十五級。奪獲被虜二百三十六口。李朝、楊棟等獲生口一百三十有六。斬捕首虜四百九十五級。奪獲被虜凡二百三十有六。吳英等捕生口一百三十有九。斬首四百七十六級。奪被虜二百五十有六。李應

擒捕獲生口一百三十有四。斬首四百八十七級。奪被虜二百四十有五。寇崇德陳其正等。捕生口一百四十有七。斬首五百四十五級。奪被虜二百四十六口。於是磨勒磨範藻耿三城皆欵塞請降。前是甲申磨勒之戰。請數自八月初六至十五。俘斬餘六百。焚溺餘數千。然亦未嘗如必今日。拓疆至二千餘里。捕獲至六百八十九口。斬首至三千四百有七級。盛甲刀槍至六十有三也。是後蘇鄭爲御史矣。乃案迤西事。欲上書言狀。尚猶豫未皇。乃先請罷營建。前是當事者。議築城建署。設驛開屯。並在數千里之外。而將

戶獵丁漁夷皆并疲勞。邦曩猛哈等驛猶累土司。臘  
撤戶哱等田盡獻總府。以此思順去而擺古思化古  
而蠻莫景永之城傾。蠻哈之營空。所從來也。三年于  
今乎。此宜報罷。乃復條對西徼先務四事。大略欲併  
將權汰冗兵。捐邊地。慎邊任。何謂併將權。故志騰越  
有叅將一人。以其綰轂三宣。爲諸夷可四通故耳。今  
請復叅將如初。統兵二千人。以備迤西。而東路則姚  
關存兵一千人。順寧五百人。各改守備。令叅將得而  
調度之是也。何謂汰冗兵。各邊悉設重兵。而黔南獨  
否。莊田給總府。令養莊兵。寨田給土司。令養夷兵。屯

田給衛所。令其耕且守。行之已久矣。今騰永以緬甸之故。一隅三將。募近萬人。每兵日銀三分。行糧一升。歲仰給楚雄五郡轉餉三萬餘石。費幾三千餘兩。今縱不能盡汰。則請自騰永併叅將一人。存兵三千。臨安留叅將一人。存兵一千。總計二將所轄諸軍。分屯各路是也。何謂捐邊地。先年尚書王驥。旣克隴川。建三宣。而不得有尺寸之地者。隴川箐路險遠。地氣濕蒸。深入則病瘴癘之苦。久留則苦轉餉之艱。分兵錯居。則生撥置之姦。置官鈐轄。則起侵牟之釁。況今田未及屯。而已行投獻。鎮未及移。而已先占爭。城營驛

堡未及三年。盡已傾廢。牛種耕具。冒領于民。供應勞費。辦於土舍。臣愚以爲宜撤遠戍之兵。罷虛設之驛。絕控扼外險之議。戶撤等田。悉給隴川。猛邦等田。悉給多俺。而蓋西岳元等寨。悉歸本酋。扶立罕送。統治蠻莫。是也。何謂慎邊任黔南四境。各建兵備。使一人曲靖。控制霑甸。以扼烏撒諸部。瀾滄。聯洛寧麗。以轄莪昌諸蠻。而東南道近交趾。以臨安爲鎖鑰。西南地接緬甸。以金騰爲襟喉。臣愚以爲金騰宜并轄順義。以便調度。瀾滄宜移札北勝。以資彈壓。請比閱視例。察三載以內。諸路能兵政修舉。夷倣寧息。則陞級久。

任。異日備本省開封之選是也。迺西論既定。始上書奏曰。前是丙戌之役。實迺西思明與蠻莫思順諸酋擊破緬。既如此言。是時備兵者吏李材。因欲掠爲己功。乃使遊擊劉天俸。詳言迺西戶八章。罕曩頂請援。於是遣裨將杜栻。李朝。范斌等七人。提兵一千。從金沙江。鼓行而西。行未至中道。聞夷兵已罷休。乃壁五章貫屯之間。而會有夷酋三十餘艘。遂紿言此緬兵也。乃殺百餘人。逮捕四十二人。而會我兵以瘴毒死者亦五百人。把總死者四人。于時材乃欲上功莫府。以爲捷首。虜數萬級。當是時。材亦轉遷爲都御史矣。

而鄖陽之行急。乃乘傳行永平。遂彊同知宋儒、陳克侯。實結有狀。竟以捷書上去矣。於是都御史劉世曾使使者綜誅納。所將卒恐皆與曩所上首虜絕不相應。於是以夷地病故衆男婦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猶僅以千餘數。并取原捕獲生口喇瓦散等七人。象二頭、夷器六十有三以復。於時臣聞世曾亦既已心疑之。獨柰何材所言皆甚悉。而大捷且久。使使者以疏上乎。臣案當時所上軍書皆屬欺罔。必如軍書所上。臣請問密堵去騰二千七百里。去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來不及一月乎。一也。七月旣望日。李材

方以懸弧之辰。所司方行慶賀禮。而謂屯兵境外。此誰爲爲之。二也。密堵故無城守。與遮魯。博薛。皆屬村寨。或旁近猛密。或旁近蠻哈。皆相去遠甚。而謂連破遮魯八城。且並在一時。三也。且上功首虜。旣三千有餘。何勘驗不至一千。而託謂爲思化所焚。此必詐。四也。奪獲夷民至一千二百四十六人。何不安插。已乃謂各夷不欲出獻。此非我所獲明甚。五也。遮魯八城。每城約兵二千人。加以密堵精兵三百人。戰象四百。我師旣乘勝追北。積屍徧野。何夷器止六十有三。六也。拓地至二千餘里。何猛密爲緬兵所據。蠻莫爲思



化所略七也。且阿坡二十八寨皆屬永昌。實以不送奉例錢而誣董甕寨反。於是陳巖之有猛廣之捷。李材有阿坡之捷。阿坡二千餘人。僇之盡矣。幾無類。書奏下大司馬及兵科案驗。具得其事。於是上遣執金吾逮捕李材。陳巖之。劉天俸。宋儒。陳克侯。至長安詔獄。沐昌祚罰其祿一年。劉世曾削爵爲庶人。是時李材已轉遷都御史。官鄖陽矣。行未至中道。先使使者上書自白。實無欺罔者。大都以爲執緬酋大朗長散奪者。臣實謀之。從迤西戶八章罕囊頂之請。遣杜拭破遮浪者。臣實主之。而論者以爲我師秋毫皆無。

所與則當蠻莫已叛三年。迤西已叛二十年。此誰爲驅之。而一旦爲我克破緬乎。且謂臣殺夷商。復割屍抵級。夫金沙江去五章貫屯七八百里而遠。又瘴毒居恒猶不往來。商賈何暇兵爭之日。寧洋洋鼓棹而至乎。而況方是時。暑急。我士卒以疫癘死者五百人。卽五百人未必一時死。隨死亦隨葬于道左。豈至數月皆聚屍一方。尚毋腐朽。而況令兵士割抵兵屍。此必有兔死狐悲之事。卽兵士能猶爲之乎。臣雖忤愚。能不爲此。其後上功首虜差數千級。于時臣以轉官鄖陽矣。行至永平。始得劉天俸所陳功次。因上兩臺。

臣遂去。亟及後案驗。不相應。薄責臣。臣安能蚤知也。臣所爲阿坡之戰。實阿坡不軌。久爲夷民所仇怨。臣猶記請于兩臺。而以副總兵鄧子龍往正之。捕生口一百人。斬首五十級。皆有狀。而論者謂臣殺僇二千。人無類。冤哉。誣之也。唯陛下哀憐。幸加才察。於是天俸亦上書辯西事。書閒與材同。獨載其異者。大略以爲思明思順之入。擺古也。常使緬目大朗長索順家屬。皆并執之以去。獨順母罕送。畏其殺僇。不欲去。先是俸旣出橐中裝。常欲以花幣陰圖緬。以招蠻莫。於是囚裨將寇崇德。以此語風順母歸降。順母方怨

毒綱即殺大朗長以歸。于是臺使者請 賜罕送冠帶。得令蠻莫如初。自是之後。孟養亦倣此意。欲圍緬事覺。散奔遮放。乃遁走奔緬。緬遣大將喇丕塔等。以報前日之役。是時誠如臺臣言。已六月初矣。孟養于是以緬急。使使者戶八章。罕曩頂來告。以爲緬獨象威甚。非得漢兵火器莫可者。故事。三宜原無調兵內地之法。于時李材即遣偏將軍杜杕。李朝。范斌等。提兵以往。多所俘獲。一切實密堵。於是順母罕送。以所斬首五百級。運至蠻莫。侯思明綜覈。而會猛密。思化先與思順有夙怨。妒。欲害其能。乃縱火燒燬殆盡。它

若思明所斬獲亦以暑齒朽兼狐鼠傷敗有遺殘一千九十九級遂與前所上首級差具如實告至案臣所捕獲生口皆詐臣安敢以詐欺陛下當時實安插孟養猛革猛養戛散一帶何可妄掩人耳目爲乎于時迤西夷寨之附緬者如遮些猛戛黑安都六等凡五十餘臣猶記犒賞至三百金且請兩臺檄今具在可謂無所獲乎且俘斬旣衆所獲盔甲戈矛止六十有三臺臣言誠是于時器械精好者兵卒先自闕匿所獻報徒什一耳臣亦極知中有故但瘴鄉屯久疫厲交侵所將卒扶傷抱病卽以械尚且擲棄何暇

責以它什物乎。誠如臺臣言。剖屍抵級。則當時何不假取兵械以助粉飾耶。而陳巖之亦自稱伏覲。按臣疏云。迤西之捷。臺臣初尚猶豫。及密移於臣。臣歷指其實。而後始信材。追惟臺臣之信材也。在材往鄖陽時。已面訊其功。辭服。其後致書於臣。蓋謂迤西事重。欲先報捷。今其書具在。曾未嘗遲疑。因訪及于臣。何謂因臣言而信乎。臣所坐非實。是時給諫大夫舒弘緒。郭顯忠。皆先後有論劾。獨御史陳邦科上西事當勘語。在疏中。於是都御史劉世曾。請賜歸骸骨。以謝疆場。以爲迤西之捷。臣講案備兵者李材。初報及陳

嚴之覆覈以爲捕獲誠生口六百餘人臣何疑其爲  
駕空劉天俸檻車傳喇翠等五人以爲誠緬渠魁繫  
獄臣又何疑其爲思明之俘夷已解牙象二頭象斯  
跛堵等四人以爲誠所俘獲者臣又何疑其爲貢象  
且夷賊自言呀泄泄別者實密堵城南者別者實遮  
補城皆秤弄喇瓦實大別養寨喇過實密堵城喇別  
散實遮補皆協從臣所使同知陳克侯宋儒可稽也  
臣又何疑其爲夷酋且首級至騰者旣云一千有奇  
于時臣已大疑較之初報不及十之一較之再報不  
及三之一方在覆驗臣又何疑其爲抵級之屍臣爲

臺臣不能發。而發之者按臣。臣請以鼙鼓唯陛下  
財察。于是復上書請。賜查勘。以白心迹。論功與前  
所奏同。書多不載。是後材等先後械至長安。有詔  
下鎮撫使卽訊已。鎮撫使具以事請。上怒鞠獄不  
以實。乃詔秋官尚書李世達。御史大夫吳時來。廷  
尉李棟大會。廷中雜問。於是達等案迤西事。材與天  
侔皆坐法免。陳巖之。陳克侯。宋儒。請貶秩一級。上  
以材等虛報捷級。飾詐冒功。坐棄市。其後給諫大夫  
唐堯欽。請以減死論書。奏竟不下。後壬辰春。孝廉  
朱萬元等計偕。乃先期陳于給諫王建中。大略言丙



戊十二月初二日。孟養實使使者送奉金銀瓶碗。剪絨喇錦等物。求通貢有狀。匿不以聞。於是中與御史薛繼茂請釋材。材竟當適邊。頃呼拜亂。天俸亦以火器精。得出獄立功。

其

緬甸列傳下

是後猛養思個亦叛。先是莽應裡追個急。個窮來歸降。受我長官使。賜冠帶稱臣。以何個復歸莽。乃引其衆阻夕波以爲險。是時庚寅五月也。其人狙詐而曠野反覆。小有隙。輒構兵相殺。常爲莽應裡主謀。號召諸土司兵。日夜殷殷不絕也。其聲仇思化。則曰殺我典守保井之人。聲仇思遠。則曰阻我古老買賣之路。不能忍小忿。皆此類。居三月。思遠以莽寇急遁。逃過孟拱。孟拱已棄城不保。於是罕烘思化詣軍門。願授我叅軍。往正其罪。孟拱聞思化授漢官。輒移書。給

言思化實導引緬兵有狀。亡何給諫大夫張棟案臺御史吳定征南將軍沐昌祚疏以其事請下大司馬問狀。是時莽兵已至猛廣矣。欲以次第圖猛卯。因及蠻莫此其志在三宜。甚不小也。先是猛廣夷目思仁奪娶思禮母不可得。竟遁逃走阿瓦。日夜引莽兵莽兵乘勝跳驅攻迤西。會我裨將李朝宗及思遠兵鏖戰。思遠僅提兵五十人寡弗當。乃退走猛養。莽兵遂逐北縱火焚猛養房屋。亡筭。於是我軍以一軍軍金沙江。一軍軍邦坑。一軍軍等練。毋令莽兵得艤舟而渡。恐一日起乎干崖。則斷我後路矣。是後我軍中

使使者張華賁花幣撫壘弄阿瓦說母助莽。壘弄人曰洞吳實欲我殺猛廣。我今以天子賜母敢殺乃送奉張華至洞吳。洞吳見漢使至喜。以爲猛廣無故遮殺我往來者。我誠怒。漢第肯械繫猛廣人到擺古。擺古自是稱臣奉約束。不蹂踐漢邊疆也。是時洞吳兵七萬。戰象四百頭。思個實式導之。而我師不滿三千人。都御史吳定請赦鄧子龍罪。而御史詹事講亦上書請出李林。皆復使視緬事。上不從。御史言於是約思化思豪兵可得七八千人。于時辛卯正月矣。會思遠有內變。思遠故孟養稱弄。稱弄者漢言頭目。

也。孟養酋長思真始爲莽所鹵略。時乃給思遠冠帶。佐酋母思氏。頃思氏物故。思遠遂自立爲宣尉。不忍殺僂之性。動觸諸部夷。諸部夷聞緬至。輒紿言送思真還。而思遠由此怨諸部夷。恫疑我。愈自殘虐。於是諸部夷殺思遠。妾二人欲爲亂。而撫夷同知漆文昌乃以思遠家口及部夷寄盞西緬兵由此攻猛廣。猛廣地極險。莽兵竟從間道擊破之。遂縱火燒房屋。略其罕烘思禮家產而去。已莽酋欲乘勝至騰永祭告墳墓。於是徵姚安鶴慶北勝諸土司兵及請餉于南京四川得二十萬。材檄一日夜十餘發。至旁午也是

時征南將軍。及臺御史。並請永昌。趨大兵。大兵旣雲  
翔而至。緬酋盡失魄。自度弗能當。皆驅兵象。反踵走  
蠻莫。行未至曩卯江。我師先已斷浮橋。緬兵復治橋。  
得渡。我師追亡至那莫江。接戰。緬兵赴水溺死者亡  
算。已復追亡至思個舊巢。會猛臉之衆出戰。我師偕  
思化兵轉鬪。獲旗鼓。俘斬甚多。於是兵憲張文耀。具  
以實告。而征南將軍。以爲思個雖譬猶口中蟲乎。然  
僞受緬印。蠶食猛密。以雍會爲部落。依壘弄爲應援。  
加以緬酋佐助。兵象案地形四平。又遼闊。獨苦天熱。  
難攻。度非兵十萬莫可者。繕甲練兵。而後圖之。不亦

可乎。而裨將萬國春選毅騎二百。竟與思化兵衆勝。皆捕伏等練坡上下。令夜必舉火炬。偏立樹上。皆執三把于手。置二把樹下。高岡鳴金鼓。響呼動天地。緬所伏。去漢兵遠。望見火光如僮卒至。類十餘萬衆。是夜盡遁。我師躡其後。追亾五晝夜。緬兵亦首尾不暇畏。遂俘斬八十七級。捕獲生口二十三人。是時春深瘴作。臺御史馮應鳳度勢不可以窮追。令班師以聞。詔賜吳定沐昌祚金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張文耀等金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文作等金十兩。潦文昌等金十兩。思化等金二十兩。是後給諫張應登見以

爲滇事未能平定。上書條對八事。書多不載。載其略。大意謂騰永去京師三千里而遠。一應土司來請襲者。縣道不與勘結。一經駁覆。動二三十載。乃令土合管事。強凌衆暴。無所不至。且如麗川。景東。鄧州。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左蒙化。姚川之屬。夷兵最號慆勇。政宜拊循。以便調度。先是都御史吳定言。暹羅國在緬之後。牛哇喇在緬之旁。皆與緬世仇。今誠與之約。約冬初。暹羅國攻其後。牛哇喇擾其左。我師乘而搗其中。而況木邦。猛廣。猛羅。蠻莫。猛拱。孟養。迤西。皆新被殘破。而加以得楞。素有積忿。阿瓦久懷不利。



今誠以天子一介之使咫尺之檄往令其如思化思豪近事起而攻其後此爲策一。各省直有正總戎一人副總戎一人而滇南獨以一總戎居其省會去騰姚又二千餘里而遠今騰永叅將宜改副總戎此爲策二。郡守皆無勅而獨永昌有之誠以夷故今撫夷同知不宜拘九年轉遷之例當隆其體統以運同爵行同知事此爲策三。鄧子龍往謂猛卯可屯今蘿葡莊在三宜鼎足之中度道里北去騰衝南甸南去隴川蠻莫西去干崖蓋達東去小隴川輕騎俱可一日至獨去芒市二日倘付子龍以屯則由此北復

迤西。南圖思個。可省轉輸萬萬。此爲策四。古者募民以實塞。今者中鹽以墾田。皆招遠人而成土著。今雲貴非隨征安置。則喬寓相羈。非遠避兵荒。則出遊官學。故多蜀產。今招之宜廣。以此屬編爲一甲。令其新授墾屯。與土人一體肄業。大約占藉十年。而得爲學官弟子。此爲策五。倣尚書王驥故事。凡武職有納粟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以陞級論。襲至三輩而止。必擬歸路。仍給劄付。以便銓授。此爲策六。且往時緬無火器。今得之紅軍矣。我客兵一萬五千人。當以造火藥器械者。自爲一營。使使者監造。而推擇武藝武功錄

精絕。可作教師者。又爲數營。令其歲時教習。而聽所司閱視。此爲策七。土司喧塞。不得以金銀什物。各爲常例。著爲令。所不如約者。聽所在重以文法繩之。則承襲自速。此爲策八。初丁丑歲。莽酋常使使者獻錦布。于時竊跡賞迤西思個事。請以優論。至是莽應裡復使孟璉。孟艮。土舍。刀派。漢。黎。京。桂。奉象隻。赤面。而欲獻見。天子以求通貢。是歲癸巳冬也。前是癸未兵憲胡心得。使使者小坑。携幣帛鞍馬。旣入緬道木邦。罕拔益以人文。送奉至擺古。坑亦私出橐中裝餽遺莽。莽喜。報以錦布竹葉書。書詞大倨侮不敬。罕拔

傳以爲納款稱臣請於是使使者趙贊等。黃金帛奉文告復往。而會莽瑞體死。應裡嗣鴛鵲不謁見漢使。辭賞。於是給諫大夫張鼎思劾奏。詔書讓劉維。胡

心得悞事因。

上皆坐法免。由此議緬貢者有貳心

矣。當是時。給諫大夫張貞觀。御史薛繼茂。方議貢賞。以爲宜如乙酉賞土舍那恕故事。且賞。賞莽應裡銀六十兩。表裏六之。子景邁荷。喊拍詔。銀四十兩。表裡四之。黎京桂。銀二十兩。表裡二之。京桂子文明。以從父死。請以邊方死事例。給銀三十兩。即使使者持漢節。往諭莽應裡。賞金葉緬文。得稱臣納貢。并還我迤

西猛密。毋侵我屬夷如此。請名號印信。許其往來通貢不絕。於是御史臣李本固。偕征南將軍臣沐昌祚。都御史臣陳用賓。以爲莽應裡。象馬方託之璉良。而干戈據稱于阿瓦。前都御史吳定。所以議寢。抑有由也。愚以爲昔者趙德明請粟于宋。而王旦議詔有司。具粟京師。今其來取。今亦宜使使者賚。欽賜至彼地。令應裡遣子受。賜。隨具金葉緬文謝。恩。於是大會布政使臣郭棐。叅政使臣王橋。按察使臣楊歸儒。副使臣顧雲程。僉事臣王大謨。黃廷堅。都使臣錢中選。議卽使使者李可久。賚金幣至孟艮行賞。然後

張應亨以所賚榜文二道。一往景邁奔應龍。一往擺  
古莽應裡。它一切遣子受。賜謝。恩皆如約。然後  
申之以禁令。曰。母陽順而陰叛。母父貢而子犯。母籍  
報怨于思化。思化亦母過絕。緬賈令往來。母或啓釁。  
敢議詔。及不如詔者。斬。檄到。莽酋竟不如詔。孟艮亦  
窘辱可久。令可久蒲伏見。可久以爲寧窘辱我。我終  
不令天下以漢使蒲伏而謁土酋乎。貢事。緬視罕拔  
以爲可否。前是丁丑。拔入未莽。莽噠喇常獻金銀葉  
緬書。緬錦。奉。朝請。明年木邦假稱莽酋。欲犯邊。御  
史劉維常行騰越宣諭之。已復使李可伍往莽。莽猶

送幣帛。致書辭如初。由此觀之。貢成不終成。皆拔。拔往往敗我事。類如此。是後本固益知莽以欺貢。愚詐我。我所謂邊備宜預。乃上書請設隘。建堡。屯田。至周悉其略曰。臣案滇以騰永爲門戶。而騰永又以三宣爲門戶。門戶撤而求堂奧之安。必不幾矣。請先陳所謂設隘之說。而後及堡及屯。可乎。今之布嶺。戶岡。邦中。吊橋。緬所由入。干崖。南甸之隘也。等練。邦坑。邦欠。工回。緬所由入。隴川。遮放。猛卯之隘也。其間皆峻山絕險。臣請建爲八關。它如猛旗。旁近木邦。仙人。旁近布嶺。請建爲二小關。關堡旣具。足以守險。然後議屯。

以臣而觀八關。獨布嶺田廣而沃。可屯兵一千人。請先創營房數百重。皆圍以土牆。開四大門。門以外卽屯高山之泉。灌溉于頂。而復有小江。繞流入于蠻莫江而去。此布嶺可守也。隴把雖至。等練二日而遠乎。然荒土可度。亦可屯兵一千人。倘創建如布嶺。誠足備緩急。此等練亦可守也。且於蠻哈立守備一人。請居布嶺。而以蠻哈戶崗邦中吊橋屬之。然後緬不敢自干崖而入。等練立守備一人。請居隴把。而以等練邦欠邦坑工回猛旗屬之。然後緬不敢自隴川而入。臣議已決。雅欲借費于府庫。而騰永可得三千。復借



役夫于三宣而騰永已欲募兵助之。于時國中屬而和者十人而九。其一懼及烟瘴者。詢及同知臣漆文昌。文昌以爲公懼烟瘴耶。布嶺曩何以列館而居。且滇南何地無瘴。第焚其山澤。則水泉自清。水泉自清。則烟瘴自消。書既奏。而征南將軍已言緬兵復圍蠻莫矣。始給諫許弘綱以爲思仁新被緬破。賴漢兵得復立。今思禮旣弱而不支。邊吏又幸寬假其罪。何乃遠走阿瓦。而直必以緬兵危蠻莫耶。此必子龍借思仁以誘緬。借緬以協上官。借上官以冀留任。不欲有金山之調也。以何。緬兵竟至。於是思化諸部夷悉渡

河屯等練欲携妻小逃匿三宣。而會莽應裡引其弟  
雍罕號召阿別阿瓦允墨迤西猛養猛拱諸夷方往  
憂鸞期以丙午日至蠻莫道路皆言送允墨以居乎。  
唯是備兵等練邦坑甚嚴莽酋見兵衛甚設乃退舍  
二十里壁等朶待兵而我師亦稍稍出等練可二里  
許自是之後緬增兵至數萬由此據蠻莫襲等練攻  
隴川直抵南甸如建瓴而下也緬欲一軍由南甸犯  
騰越以一軍由芒市犯永昌於是都御史陳用賓請  
先治思仁永帽罪迺縣重賞購二酋頭先是乙亥歲  
莽酋上緬文以爲與思個相仇殺非犯天朝于時

議者歸罪于干崖。經歷廖邦治計奸言危以動我。我大兵入于干崖隴川。費以千萬數。是時御史薛繼茂亦言緬非敢犯內地。給諫大夫李先芳言緬夷可以不治。或兢言無緬。至是緬寇擁衆數萬而來。直危我三宜矣。都御史奏劾當事者。尚狃目前無緬之說。請以玩寇論。而薛繼茂竟言臣非敢終始無緬。言緬自古不犯中國。犯自岳鳳始。鳳實非緬種也。且緬甸去永昌三月而遠。將軍聞儼卽馳。何暇慮及調征。又輒踰時。而緬已云退乎。前後不蒙蓋其故智。言如此。其後復上書陳治緬六事。事多不載。詔所奏備悉夷。

情下大司馬問狀。於是用賓言實有緬。且不得不治狀。因請賜骸骨歸。是時甲午二月。將盡矣。廷中方議緬。緬捷乃至乎捷。征南將軍臣沐昌祚頓首言。賴陛下神靈。諸公卿石畫。將卒幸用命。叅將王一麟攻播哈山。先登。斬首四級。捕虜一人。馬四蹄。都護使錢中選。攻上關。以卻敵先登。捕虜一人。斬首二十六級。獲馬二騎。器仗四十有三。中軍盧承爵攻蠻哈。先登。斬首六級。獲緬盔及刀一。標一。王一麟。盧承爵並攻等練。輟輟。絕河津。因至蠻莫。搜哈噉。卻敵。斬首三十六級。緬酋赴水溺死者二千餘人。攻隴川。小栗。柴。

歲壩先登斬首五十六級獲緬器二百二十有四是以四月班師也。事聞。賜征南將軍沐昌祚都御史陳用賓金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以二十金。賜虜承爵張光胤沐燦以十五金。賜劉天衢胡時鄰郭棐姚允陞以十金。賜漆文昌陳應奎龐一夔蔣在廷。余懋學。王伊。始思化與緬不相能。緬茶鹽毛纓諸什物。必仰給中國。由蠻莫而後入也。思化往往要而剽掠之。甚者緣邊諸樵獵皆執以爲俘。是緬所從來矣。以何緬旣敗。歸復我蠻莫。則思化當自度。化故起自猛密。秤弄。幸以禦緬積功勞。得除前罪。特授

土同知秩。聽暫居蠻莫。宜在感德。輒引過之。不暇。而況思仁思華猶在緬乎。是時化部曲。以慮四萬人。而稱虓勇者。不下七八千。乃安之潞江。不可去。安之小隴。又不可去。安之羅川。及思莊。又不可去。意中戀戀於蠻莫。蠻莫本罕。送故地也。界在于崖之南。隴川之西。且猛密。阿瓦。洞吳。擺古之上游乎。去滇可數千里。先是主計者。議處思化。或欲以蠻莫之壤。爲蠻哈等練列關堡。或欲以其地給旁近干崖諸夷。卽藉其名以爲戍。或欲犁其地。以爲榛莽。使賊入無所掠。退無所守。或又以爲緬爲中國患。二十年矣。諸夷所不外

鄉而我得抗其衡者。恃有思化。而況化居蠻莫。在岳罕。旣擒之後。且今之爲岳罕者。尤難一二。如多俺父子。歸緬久矣。假令化一長驅。勢且蟻附。是爲盜逐守戶之大也。或又以爲緬雖積怨深怒於化。然大羊之性無常。卽有如思仁。不受我參養乎。今乃爲緬前驅。假令化去。勢且復爲思仁。則是爲淵驅鱉。餌之魚也。或又以爲緬雖么麼小夷耳。思仁歸則庇思仁。丙測歸則庇丙測。今獨不能庇一思化。母乃失附夷。而堅與緬黨乎。果爾。則是爲叢驅彈衣人之鳥也。當是時。總戎沐昌祚獨專王於蠻莫。以爲蠻莫在外邊。而小

隴川潞江則近災矣。化乃請居永雅。索贍養金五百。牛種金五百。竟洋洋驅象蠻莫去也。

讚曰

莽茵乎。莽茵乎。始猶緬甸一部落耳。嘉靖初。莽紀歲爲思倫所殺。幾中廢。後莽噠喇滅楞子郎羗。稍稍併木邦八百車里老撾。孟養孟定六慰而有之。而後漸自彊大也。跨洞吳阻擺古。豈不盛乎哉。然而莽能未盛也。岳鳳罕虔思順思簡思仁而盛也。非然則莽去騰永且三月。能持久乎。曩楊給諫所言。良是良是。余獨怪思化復猶走蠻莫何哉。蠻莫去擺古五千里。部



兵一萬人。化豈謂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信然哉。

羅雄者繼榮必六列傳

者繼榮羅雄人也。父濬爲土吏。繼榮爲豪子矣。濬妾沙氏有色。榮常欲彊通。沙氏不從。縊死。於是濬使使者希。以其事請。榮聞。部索使者劒斬之。又恐濬益發也。乃弑濬。并皆繫其母隆氏以滅口。由此遂反。榮爲人長頭大鼻。眼如鳳。髮長至五尺。微鬚。兩手垂膝。居常常自喜曰。吾以此兩肘佩金玉。大如斗。豈不輪快乎。久之。僧人王道張道詣榮所。見榮貌奇。皆大驚喜。而榮亦喜兩人。兩人皆善符術。習兵。至祭。煉甲丁。必取處妾纓旗鼓。號爲神兵。自謂能使人侯王也。榮

皆北面師事之。而林應鳳、梅懷春、楊達孝等亦皆幸榮成事。而欲因以爲大功。乃與王道輩日夜賦甲兵演戰象。於是募水西兵馬。卜兵古獐兵。及川貴兵至者並數萬人。人人各自以爲繼榮侯王之業。可旦莫就也。而獨水西兵不至。水西者外弟隆有義所部也。有義以爲繼榮無道。至反。獨柰何禍及吾姊乎。吾不蚤爲之所。事敗當隨坐。竟不就。自是之後。榮益驕恣。建黃屋。左纛。出入必乘輦。所過張旗幟。鼓吹。三軍並響呼。夾道而馳。非復曩時阿榮矣。乃欲東至馬達阿拜。西犯師宗六涼。南到豆溫水下。北臨亦佐普安。於

是殺處妾一人。祭告于於蘇之神曰。土繼榮茲行其  
興乎。是時鄭璧巡臨元。劉紹恤巡普安。程正誼備臨  
安。皆以僉事本兵柄。於是三道兵衛甚設。皆并上赤  
白囊。告急于都御史劉世曾。御史李廷彥。唯恐土酋  
得一日以象馬蹂踐我境上乎。亡何。榮竟以阿東提  
兵數千人。壁法郎。遂擊破陡坡寨。斬土舍沙守東。土  
婦資氏二人。兵九人。已又以阿古提兵四千人入廣  
西。已以李志明提兵三千人。壁偏頭關。已又以周阿  
義提兵三千人。壁龍甸羊街子。入師宗。已又分三千  
人。壁鴨子塘。入六涼。而繼榮則恣情于色慾。聞土舍

海現妻資氏美終乃奪之以爲已有先是榮所築赤  
龍寨山最高廣六十里建層樓鳳閣圍以堅城其下  
又有龍潭九口甚險阻盡三軍妻若子並質于寨上  
繼榮方得以縱一日之樂色授魂與而惴惴焉兵已  
在頸矣是歲乙酉十二月也都御史乃與叅政使文  
作議而以副使程正誼爲將軍軍師宗金沙洋爲將  
軍軍越州僉事鄭璧爲將軍軍六涼而適師宗者曰  
我以裨將李延之提寧州祿華誥兵三千六百人白  
極提嶠峨六志貞兵五百九十人姜師周提廣西昂  
尚才兵五百人師宗隴勝雲普山蛟兵二千四百人

而賊不敢西入。適越州者曰。我以裨將馮惟良。袁國卿。提業兵三百四十人。陳禹謨。提霑益。受紹慶兵三千人。胡球。提舊越州資氏兵二千人。田得泉。提牛業兵三百人。諸民懷。提尋甸。木遇春兵一千人。而賊不敢南馳。適六涼者曰。我以裨將郭九疇。提路南番騰雲。秦世文兵五百人。寶宗正。提六涼資世守兵一千人。王盤石。提新化。普同春兵五百人。而賊不敢東突。而又以裨將金堂。提武定。俟世功兵一千人。陳力。提亦佐沙騰蛟兵八百人入普克。而賊不敢奔逸。於是偏將軍劉綰。劉紹桂。萬整皆馳普鮮營。而期以十二

日劉綆等自撒馬邑發兵攻赤龍寨以御敵斬阿姑  
首一級捕虜隆氏資氏海氏楊達孝妖道楊五郎等  
四十人降賊四千人復引兵攻普得龍寨先登西至  
陀木舌星諸寨斬王道張道楊友仁董阿本首四級  
俘獲男婦千餘人降賊二千餘人器械諸什物亡筭  
追亡至阿拜江隆有義所將卒斬者繼榮傳首曲靖  
先是貴州都御史舒應龍聞羅雄急乃調隆有義兵  
至我大將軍卽以二千金恣有義所調度令其破滅  
逋寇其後有義又捕獲梅懷春林應鳳斬阿方得阿  
雙首來獻是役也斬首雖五十餘級然不傷一甲降

者一萬一千四百人。此陛下之靈。社稷之福也。  
於是賜沐昌祚劉世曾金四十兩。紵絲四表裏。舒麻  
龍金二十兩。二表裏。文作等金十兩。程正誼等十兩。  
祿華誥等八兩。諸公皆北鄉叩頭稱賀。是日即上  
書請建城池。因調曲靖衛左中所官軍備羅雄。

可之。賜所名曰定雄。前事漢官皆佩黑綬。託于郡縣  
無所事事。今給者繼仁莊田。令得居行夜之司。它一  
切獄訟簿書屬漢吏。始普山蛟海現妻資氏隆有差  
來訟也。而我漢吏方以杜後惠文彈治之。彼繼榮乃  
陳兵數千。按劔而起。是後又有必六。必六者亦羅雄  
武功錄



諸土酋也。其先皆獯夷種，皆變文爲羅，以自雄。前是者繼榮旣伏誅，而以曲靖同知一人姚繼先、麗江同知一人越應奎建城池。其後兩人一以予寧去，一以轉遷去。於是必六電速阿非、速理、阿擺、阿東、阿五得七人，乃帥四姓寨反，殺我土舍者繼仁，及李本忠、謝承賓等數十人。執我州守何倓、皇華使張雲錦二人，強諸百姓偕反。諸百姓皆曰：「而柰何欲我爲亂民乎？」是時沙人三百人聞州守急，馳州必六怒，乃殺七十人。追亡至河上，赴水溺死者百餘人。於是六等度不能得衆，乃彊州守詳移檄太府前沙賊反，幸賴必

六擊敗走。請哈必六等冠帶。移如是。毋動漢兵。吾以汝守質壁中。汝守必如不吾約。異日漢兵至我郊。我必斷汝頭。不貫汝守矣。於是電甸人栢林等。皆欲擊破六等。顧聞六等言。恐先發。此反側子。得敗乃公去乎。是時備兵臨安者。文作。備兵曲靖者。金從洋。乃請于都御史劉世曾。是日卽以冠帶給必六。電速二人。令賊自相疑忌。於是以王文奎。諸瓊。楊應元。張鶴往。張鶴與電速相得尤驩。而文奎亦能以計給六等。六等至。不疑久之。張文錦詳稱病篤。文奎好謂必六等曰。文錦誠病甚。有如不可諱死。則必謂女殺死。柰何。

當女以危法事敗。女隨坐矣。於是六等令錦去。亡何。又使使者自州守梓里來。詳爲學使者試學官僮子。趨其子何爲善往。張鶴又以語必六。州守父子俱執。無爲也。六等又令爲善去。於是鶴等並謂必六曰。公等頗忠順。無他罪。乃不肯使使者謝冠帶。令軍門疑女慄桀也。必六等曰。有之。誠當謝。僮卒計不知出此。卽使阿吉偕張鶴等詣都御史。都御史賞賚甚厚。遣之歸。六等亦不疑。於是鶴等微以告州守。及家屬五人。令皆夷服。闕匿諸瓊家。居一二日。會大風雪。寒甚。次監門。監門中酒醉。於是州守得出走。走江上。而

李存忠皆并畫大計。先已簡二十四營兵待援于外。以故州守竟得度。乃與妻屬從間路至幽靖也。是時丙戌十二月朔也。始州守度時必六等已覺。乃縛張鶴丘文奎。將梟斬之。鶴哭謂必六曰。賊汝豈以我爲不能偕州官去耶。不去。政欲全活女。女殺我女亦隨手亡矣。然我死。天下必謂我終死賊。孰與女死。寧終汶汶遺臭萬年乎。六等低徊者久之。竟解縛。先是都御史以叅將蔡兆吉將寧州軍。軍師宗以守備張先聲將霑益軍。軍越州。以武生紀序統將隆有義軍。軍普鮪。已又使使者風馬蓬古獐沙夷兵並伐其謀。期

以二十七日。裨將李存忠提者應科二十四營火兵。胡來賓提資氏兵。湛懷忠提安紹慶兵。金堂提武定兵。楊思忠提尋甸兵。梅英提亦佐兵。方齊提鐵索營兵。魚鱗而至。於是攻大莊寨破之。斬必六阿吾等首一百二十一級。生得阿東阿卓等一百三十三人。俘獲劉鎖等二百有四人。攻都宜二硬寨破之。斬首四十七級。生得方俗阿恕脫寧等五十八人。俘獲十八人。攻阿邦至大箐。還擊自硬普拖破之。斬阿擺首二十級。獲生口三人。俘獲六人。追亡。斬首五十七級。捕獲生口十三人。俘獲十八口。復攻大箐。斬首二十七

級獲生口五人。俘獲十九人。攻色屋下矣。孔阿野矣。  
弄迤西戛渡江。擊洪行木。七黑安革本外。破之。斬阿  
墓首六十四級。捕獲生口者洗七十二人。俘獲一百  
一人。事聞。賜沐昌祚金三十兩。紵絲三表裏。賜文  
作等金十五兩。賜祿華誥服色。視四品。丘文奎隆有  
義皆復官金十兩。賜王任重金八兩。劉世曾先有論  
賜告。於是上易羅雄州曰羅平。而調維摩州黃宇。  
以同知行羅雄事。何倓視維摩。

讚曰

余觀故志。求問其羅雄。羅雄者。唐之夷部也。而元竟

以名州異哉。今一歲之間。兩酋迭起。大將軍皆殄滅之。幾無類。上幸賜所曰雄定。賜州曰羅平。豈不有味乎。聖謨洋洋也。以余而觀滇患。多發自徠羅。大司農宋公纁謂羅雄諸酋。變獬而從羅也。豈無徵哉。不然。何曩時鐵索諸酋。多皆羅姓也。

金騰姚安叛兵列傳

兵金騰。兵尤深怨于裨將廖文雅。王化龍也。曰是安能奈此二人何。吾今大索此二人。執而僇之於社。於是諸軍皆大呼軍中。軍中出而應者二千七百人。皆有狀。是時將軍劉綎行縣。聞武寧事。起白俗卒。疑所將卒。久未犒賞。且乏糧。此必然。卽馳還壁。壁中口語藉藉有萌芽。已不可彌矣。綎廼熟視諸軍。諸軍先至者給銀。則人二錢。由此稍稍得解。旦日諸軍并皆詣裨將張應龍所。圍龍。龍旣被圍急。出橐中裝二十金。請釋。諸軍竟欲乘風舉火。因殺略其衆而後去。是時



乙酉三月也。備兵者吏傳龍乃召同知陳克俊通判陳晨守備李應南議議勞苦諸軍諸軍叛誠當罪至死。顧若等起田中從軍。旦莫提桴鼓偕而將軍縱入隴川。於是岳鳳率妻子迎降于道左。縛致散辱等三十六人戲下。此功多道。今待除諸軍罪。勿論賞。約諸軍旦日皆去。演武場畢在。犒諸軍銀八五錢。縱必請以一金。於是約兵二千七百人。大率費金五千兩。而月糧亦與焉。御史李廷彥以其事請。上乃詔曰。軍士動輒鼓噪。脇增犒賞。蔑視法紀。漸不可長。於是以爲撫馭者失宜。下大司馬問狀。是後姚營兵亦反。

金騰將軍三人募兵一萬人。先是御史蘇鬱念大理五郡歲轉輸費三萬。久勞苦。請騰永叅將一人。兵三千。臨安叅將一人。兵一千。它皆議罷。有令。是時姚營兵寔鄧子龍統之。兵方乏。月糧窘急。五百人並趕走入城。城中令曰。募軍有欲歸梓里者。聽資道里費。於是諸軍喜。皆決意謁兵憲南昌人姜忻。告欲歸。子龍見諸軍爭門入。喧嘩止勿入。於是諸軍盡反踵走出門。並鼓噪。聲震郡中。直走演武所。鳴鼓張旗志。於是奪行間往來者馬。騎跳驅姚關。以木刻鷄毛。火炭響呼諸軍。諸軍窺左足而應者四千人。由此遂亂。多所

殺略忻乃曉諭諸軍。諸軍意欲去。政於新令便。向但  
不自喜。而寧爲此廩廩。冒不韙。終得敗。廼衆去乎。諸  
軍於是自言欲比先尚書王驥散軍事。每兵索銀十  
八兩。以爲治裝費。母缺歸。旦日諸軍復引其衆圍馬  
官屯。殺八人。略三十人。於是同知添文員司理曾克  
唯風諸軍。母擾諸軍皆出。所佩刀曰出三日而不以  
治裝銀至。則請以此攻城奪關。如言。郡中由此城門  
儆戒。道路不通。是時都御史蕭彦。案子龍失律狀。於  
法當調瀾滄。上可之。忻於是待罪行間。廼與兵備  
王橋。曲靜。兵備劉天衢。布政戴燿。叅議陸萬垓。副使

黃思近。僉事何存教議。議以羽檄徵寨兵三千人。北  
勝沽。寨雲南兵五千人。備永昌。因給諸叛軍口糧。皆  
得支三季。令解散。而以偏將軍劉詔監之。趁出境。所  
不如令者。斬。是時已丑三月也。其後四月十一。諸軍  
擁衆入會城。先是御史楊紹程移都御史蕭彥。恐諸  
軍行間必殺略。廼與征南將軍沐昌祚。先已治干將  
雄戟待矣。諸軍度不可久。明日出行。至板橋堡。又明  
日至楊林。所過道上諸軍皆張旂志。鳴金鼓。響呼。揚  
揚躍馬而馳。專欲殺僇人。以示威重。無人寧殺軍中  
同袍者。必不至橐弓卧鼓行。是時道上屠狗賣漿者。

皆閉戶避軍。諸軍皆好酒肉。所至輒使數十人先騎馬往。令屠酤治酒肉傳餐。及至或門閉無酒肉傳餐。諸軍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推破廬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於是過卜關。而虜二婦人過大理。而虜二婦人。其殘忍類如此。先是都御史欲擊破諸軍于瀾滄。不可去已。至會城。又不可去。去楊林至東山十里。此諸軍死所矣。於是我偏將軍謝崇爵。狄應麟。引寧州祿華。誥兵。武定。僕世功兵。至禪將高垣。裴希度。引霑益安。紹慶兵。尋甸。張應龍兵。羅咨。楊垣兵。至。至者四面。是時都御史躬提兵至楊林。令軍中傳發軍中勇。

氣益百倍。發行。捕至紅山。寧州土兵者義。身被六創。竟斬首五級而死。於是諸軍縛渠率李德范高謨王直受。至戲下。計緩我師。會莫我師亦堅壁。止舍休。旦日平明。諸軍忽乘我不虞。突圍衝敵。而我寧州兵武定兵。臨安兵。雲南兵。尋甸兵。一殲于土主山。再殲于大河口。斬首八十四級。捕獲六百八十人。奪獲被虜男婦三百二十口。馬廐五百八十二頭。頃之。都御史下所司案驗。釋一千三百餘人。此千餘人。先皆失行李。貧無資。於是以兵賍銀量給薪米而去。事聞。上以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賜蕭彥。沐昌祚。楊紹程。

以十五金。一表裏賜許子良以十金。賜陸萬垓等以八金。賜戴燿等以五金。賜張先聲等。給諫大夫王德完。案都御史御史疏論劾鄧子龍。姜忻。趙景桂。材免忻。得調子龍。竟逮問。散兵事。案胡汝寧奏。大意謂營兵所以衛騰永。亦所以衛全滇。柰何其撤之也。卽謂以夷攻夷。聞土兵遠調動。經旬月。時當耕種。必解散而歸。勢難持久。有如永昌有急。其何以待。臣以爲滇南地產富饒。賦稅多兌兵餉。民出粟米以贍兵。兵出死力以衛民。於計便甚。比朶顏坐食中國者。大不相侔。可撫而不可勦也。

讚曰

三辰不明。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率爲將。信哉是言也。鄉兵黔南所自有。獨以莊兵土兵。羅兵。番兵。聞今上卽位以來。威暢六詔。率而無所大用。武鐵鎖箐之戰。臨安之戰。緬甸之戰。皆西南大事也。金騰姚安。昔用爾以破滅夷。今不免用夷以破滅爾。爾豈以爲而將軍微獨忘我耶。不然。何其敢于叛也。